

二同シ、成モ亦功ノ義ナリ。

増注本執ヲ熟ニ作ル、執上順ノ字アルベシ、順執ハ從順精熟ナリ、經ハツルベナハナリ、不幾ハ不多加ナリ。

再ハ其ノ從事スルコトヲクリカヘスナリ。

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爾郝懿行曰。溫與蘊同。蘊者積也。左傳。蘊利生孽。經典通作蘊。此作溫。皆段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讀爲蘊。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爲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棄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也。莫成乎艮。即成言乎艮。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盛強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讀爲成。臣道篇曰。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關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魯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溫當爲澤。字之誤也。王霸篇曰。其利澤誠厚。○爲子。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也。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偽反。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爲。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也。謂不近於習也。國冢田虎曰。幾多也。韻會。物無多曰無幾。管子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愛曰。戰國策。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亦與此幾同。○知音智。圖幾將及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反鈞ハ反復ナリ。
羣ハ羣居シテ社會ヲ營ムナリ、獨ハ孤棲也、足ハ自ラ足ルナリ。

從ハ縱ニ、執ハ勢ニ同シ、贍ハ充足ナリ。案ハ則ナリ、説明前ニ見ユ。

既知一則務知二。圖一爲之而可再復也。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鈞察之而俞可好也。鈞與泓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圖先謙案。楊反字必反鈞。過故鄉。反鈞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譌及。圖細察之。注云。細與循同。又云。反覆細察其義。當矣。圖好呼報反。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圖利通利之謂。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圖王念孫曰。此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邪。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臆。而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爲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爲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爲贅設。仍當從楊注。斷讀。圖子道篇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獨樂其意。皆謂不達之君子。獨樂其道也。○樂音洛。圖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圖王念孫曰。案。然見釋詞。則字下先。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圖古屋兩曰。然則猶謙案。從讀爲縱。

載ハ任シ行フナリ。

整祿ハ穀祿ノ誤ナリ。

察ハ明察ナリ。

監門ハ門番、御旅亦監門ナリ、抱關ハ門卒、擊

然而也。愛曰。案語助。○夫音。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謙案。王。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長竹丈反。楚宜說。是。今改從元刻。

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愨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問反。載猶任也。愨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愨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愨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愨者聲之誤也。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愨當作穀。字之誤也。王霸篇云。穀祿莫厚焉。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圖盡津忍反。下同。賈音古。圖察謂察物之功。苦。

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圖知音智。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以天下爲祿也。

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圖監古銜反。柝敕宅反。圖御禦同。禦旅謂止行旅以察姦人。即監門之職也。史記云。監門之養。不穀於此。蓋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圖劉台拱曰。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韋注云。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王念孫曰。僂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嚴未整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圖荀卿主意。在不同而一之一句。王制篇曰。勢齊則不一。與此相反。

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龐。厚也。今詩作駿。龐。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圖先謙案。龐。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龐。或謂之龐。龐。聲近通用。比。強力奔走。帥治下國也。正論篇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圖此喻貴賤各盡其職也。

柝ハ木ヲウチテ夜ヲイマシムル夜廻番、皆收入ノ家キモノナリ。斬而齊ハ僂而齊ニテ出入不等アリナガラ齊一ヲ得ルヲ云フ、正名篇ノ差差然而齊ト同意。

共ハ琪璧ナリ、下國ハ諸侯ナリ、駿蒙ハ駿駟ト同シク英駿ナリ、天子自ラ大將帥トナリ、天下ノ大小諸侯ヲ平治スルコト、平治ノ意ヲ以テ上文ヲ結ブナリ。

荀子卷第二終

荀子卷第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圖相息亮反。篇內相人形相並同。道說。圖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襲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圖舊本相下有。人字。今據元本。除之。錢櫃曰。首句去上人字。為是。圖

視人之形骨也。漢志云。相人是也。元本無人字。非也。古者有姑布子卿。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圖姑

布子卿。相孔子者也。事見于韓詩外傳。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

見于史記。蔡澤傳及戰國策。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

此篇ハ當時流行セシ骨相法ノ妄誕ヲ非難セルモノナリ。

相人ノ人ノ字増注本ニハ無シ、人ヲ相スルコトハ古ノ君子ノ説カザル所ナリトナリ。

擇術ハ道術ヲ見テ擇ビ分クルニテ、實踐ノ工夫如何ヲ見テ其人ノ善惡ヲ區別スルナリ。

再三云注ハ集解本ハ故相形云ノ上ニ在リ

再ハ發聲、而ノ意アリ、面ノ長サ三尺モアリテ而モ廣サハタダ三寸バカリニテ、ソレニ鼻目耳ガ不恰好ニ具ハレルナリ、カカル面貌ノ人タルニカカハラズ、其ノ名聲天下ヲ動カスヲ得タリトナリ

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

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肝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肝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肝臂也。肝音寒。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朱熹曰。荀卿趙人名況。學於孔氏。門人肝臂子弓者。未知其所據。又論語皇侃義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俱錄以備一考。

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弨曰。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焉與案安同。助聲也。廣文選作眉。事文類聚作額。皆私改者。不可從也。○長直亮反。曠反。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名饒見歐陽公集古錄。呂子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期思縣。漢書地理志屬南

突秃ハ秃頭ノ突出セルモノ、長左ハ左脚ノ長キナリ、軒較之下亦容貌ヲ言フナルベシ、義詳ナラズ。

不勝其衣ハ瘠セテ弱キナイフ。

揣契權、皆ハカルナリ、長大輕重ナドハ餘リ必要ナキ故ニ、タダ心ニソナナ事モアリト記シオケバ可ナリトノ意ナリ、集解本ハ心ノ字ヲ刪ル。

陽郡。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轆上出式者。詩曰。倚車較兮。盧文弨曰。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圖物茂卿曰。突秃蓋謂頭秃無髮。如突出然。愛曰。軒較之下未詳。或長爲去聲。左爲在誤。亦未穩。暫從舊注。○秃他谷反。較古岳反。葉

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圖郝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圖勝音升。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子結。圖白公之亂見于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

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圖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譌。隸書著字古本作不著。俞樾曰。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圖古屋兩曰。善賞譽也。易曰。善世而不伐。故士

不揣長。不楔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其大小也。契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飾耳。圖盧文弨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聞人。不以相論。故事不揣契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圖士舊作事。今據宋本改之。揣與左氏昭公三十二年傳。計

將ハ且ト通シ「シバラ
目馬ヲミルベキハ、其
體セムシニテ俯視スル
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

俱ハ假面ナリ。

斷菑ハ枯木ノ切り株ナ
リ。

見膚無シハ一面ノ鬚髯
ニテ皮膚ノ現ハレタル
處ナキナリ。植鬚ハ魚
ノ鬚ニテセムシノ形チ
狀スルナリ。
須髮ハ鬚眉ナリ。
跳ハヒツコ、偏ハ半身
不隨ナリ。

參牟子ハ三眸子ト同ジ
ク、瞳子ノ三ツアルナ
リ。
從者ハ學ニ從事セルモ
ノ、比類ハ比較、文學ハ
學問、差ハ差別ナリ。
姣美ハ身體ノ好美ナル
コト。

越勁ハ輕勁ナリ。

僂ハ蹠ト同ジ、稽ハ考
ヘテヒキアヒニ出スナ
リ。

丈數、揣高卑之揣同度也。揆與過秦論度長絮大之絮同。又度也。志讀爲識。言不謀長大輕
重。唯識其心耳。謝塘以心字爲衍。於文似穩。然觀上文論心術。則難從也。○揣初委丁果二
反。

馬。 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

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
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國虛文。昭曰。馬元刻作焉。注同。今
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
今從宋本。國史記秦本紀曰。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
以救亂。韓非子曰。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馬。舊作焉。
今據宋本。改之。蓋考本注意。古作馬必矣。且焉馬易誤。君道篇有數十焉。元本亦有數十焉。
之類。皆以字形似誤也。國史記注。尸子曰。徐偃王有
筋而無骨。駟謂號偃者。蓋由此說。不經猶勝楊注。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俱
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國物茂卿曰。蒙如左傳
蒙臯比之蒙。俱爲假面。故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爾雅云。木立死曰菑。皇矣
曰。蒙。注子虛當作羽獵。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菑。同。國郝懿行曰。皇矣
詩傳。木立死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偃。或
曰。戰。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
臯陶之狀。色如削瓜。
如削
去皮
之瓜。青綠色。

閔天之狀。面無見膚。
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
蔽其膚。國虛文。昭曰。注鬚一作鬚。鬚
植立也。如魚脊之立也。國郝懿行曰。鬚
天於驕反。

傳說之狀。身如植鬚。
傳說亦背偃。國
伊尹之狀。面無須髮。
須與眉同。國
說音悅。植時吏反。

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潞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

參牟子。 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
究所出矣。國今世間有三瞳子者。愛得見之。然則
重瞳三瞳。傳聞之異也。堯之重瞳。見于淮南子。

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
傲也。國虛文。昭曰。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國
差擇也。○從才用反。下同。邪音耶。差音叉。

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
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越。說文曰。越。輕也。
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越。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縮衣引大甲。
曰。母越厥命。以自覆。言母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鄭注以越爲顛。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
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國越勁。其強勁超越于衆也。史記殷本紀曰。帝紂資辨捷疾。聞見
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筋音斤。

惡。則必稽焉。 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
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爲證。國虛文。昭曰。稽止也。此
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
與此同。楊並訓。稽爲考。儒效篇。是大儒之徵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楊注。徵驗也。稽攷也。稽
徵對文。義當訓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苟
書它篇用稽字。亦無二義。當從楊說。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

儂子ハ輕薄才子ナリ。

姚冶ハ妖治ナリ。

士ハ少年未ダ娶ラザルモノノ稱ナリ。

中君中父等ヲ擧ゲテイフハ、必ズシモ上君上父ヲマダザルモ、皆亂君儂子ノ類ヲ知ラザルナクレバナリ。

論議之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

曲之儂子。

方言云。儂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儂火玄反。圖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平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

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

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妖治之意。女態也。

妖治之意。女態。

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

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圖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爲未嫁娶之稱。圖士蓋少年之稱。毛長詩傳訓子弟。○處昌呂反。

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

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

不必上智。俄則束

乎有司。而戮乎大市。

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圖則猶而也。

莫不呼天啼哭。苦傷

其今。而後悔其始。

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圖既夕記曰。主人啼。兄弟哭。鄭玄曰。啼。哭哀有甚有否。○呼火故反。

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圖盧文昭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先謙案。謝本衆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先謙案。謝本衆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

非相ノ意以上説ク所ニテ盡ク、以下恐クハ他篇ノ錯簡ナルベシ。

人ニ向ツテハ順ハズ、人ニ背イテハ之ヲアナドルナリ。

縣ハ懸ト同シ、我ノ迂曲ト彼ノ正直ト大ニ相懸隔セルナリ、明ハ尊ビテ世ニアラハス也。

三ノ字刪ルベシ。

州本刪。圖謝塘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

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言必有禍災也。圖禮記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戮及其身者也。○長竹丈反。

人有三必窮。爲上則

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

圖好呼報反。鄉

則不若。倘則謾之。是人之三必窮也。

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圖先謙案。若順也。向則不

順。背又謾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爲如。楊注。非圖。倘或作背。音倍。謾與慢同。

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

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

曲直猶能

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護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圖王念孫曰。曲直有與又同。以相縣矣。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盧依元刻。刪相字。非。楊以明爲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先謙案。王說有相字。是今從宋本補正。圖推它雷反。人有此三數行者。圖王引之曰。三數有此數行。數行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即涉上文而行。圖數所矩反。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

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

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 圖有父子舊作爲父子。今據宋本改之。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別彼列反。 故人

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 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圖分扶問反。下同。 分莫大於禮。 分生於禮也。 禮莫大於聖王。 聖王則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 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 圖盧文昭曰。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湊與奏古今字。漢律志。族奏也。是其義也。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下行。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爲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圖孫鑛曰。節族即節奏。註誤。今案。前漢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然則族奏古通用。且荀子中節奏。或以禮言之。或以樂言之。其義皆可以止進解之。故字恐衍。 守法數之有

司。極禮而禡。 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反。圖劉台拱曰。極疲極也。王念孫曰。禡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禡。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禡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禡。正與久

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禡。即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

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即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圖極禮而禡。未詳。桃源藏曰。本注下脫。當作必脫。圖禡當作禡。禡離析也。言有司窮禮文遺本。逐末而大經大法。分裂以滅也。故曰。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澆陳以後。王爲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圖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注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者。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篤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注

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

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

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

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督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圖觀下文。後王則謂周王也。荀子中稱後王者。做此

彼後王者。天

分ハ名分ナリ。
故ハ衍字、文ハ禮文ナリ、息ハ滅ノ誤、節族ハ節奏ト同シク進止ノ度合ナリ。

世世相承ケテ唯ダ一定ノ條規ヲ守ルノ官吏等ハ、久シク禮ヲモチツメテ途ニ弛解チ致ストナリ、禡ハ即チ弛解シテ物ノ役ニモタヌ様ナルナリ。

後王ハ上古ノ王ニ對シテ周ノ文武ナドチイフ、上古ノ王ノ事蹟ハ湮滅シテ考ヘガタシト、愈ナリ。

數ノ字増注本ニ審ニ作
ルニ從フベシ。
周代ノ道ヲ知ラントス
ルニハ、學者ガ貴ブ所
ノ君子ニ就キテ其道ヲ
審察スベシトナリ。

古今治亂ノ致シ方ハ異
ナルガ故ニ、妄人アリ
テ古ト今トハ全然事情
ガ違フトイヘバ、衆人
ハ之ニ惑ハサレテ之ヲ
信セントス、其實治亂
ノ理ハ古今ノ異ナシト
ノ意ナリ。

說ハ理由説明ナリ、度
ハ測度推理ナリ、所見
ハ現在直接目觀スル所
ナリ。
門庭之間ハ身ニ近接シ
タル事件ナリ、可ノ
字ハ衍、増注本ハ也ヲ
焉ニ作ル。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度ハ上文ト同ジク測度
推理ナリ。

說ハ言語上ノ説明、功
ハ實際上ノ成績、道ハ
已ニ實踐セル所、盡ハ
究ムルナリ。

萬事萬端各其恰當ノ
類中ニアリテハ同理ノ
推スベキモノアリ、時
ノ古今ニハ關セズトナ
リ。
以レ此ハ此ノ類推ノ法
ヲ以テナリ。
傳人ハ名聲事蹟ノ後世
ニ傳ハルナリ。

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韓詩外傳。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韓詩外傳。作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是也。○己音紀。韓詩。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外傳。度下有入字。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心上。作以。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道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盡津忍反。古今一度也。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強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竝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

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五帝以下十五字。舊誤入注文。今據宋本及韓詩外傳而改之。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
 之察也。明也。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

論ハ命ノ誤ニテ愈ナリ、
 大ハ大體、小ハ部分ナ
 リ。

下ノ詳ノ字ハ小ノ誤ニ
 テ、大ト相對スルナリ。

節族ハ節奏ナリ解前ニ
 見ユ。

黨ハ曉ノ義ニテ、サト
 スト訓スベシ。

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
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
 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
 知其大。細亦小也。韓詩外傳。小作細。略作大。其詳作其細。下同。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

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言黨親比也。國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
 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知
 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
 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黨猶類也。 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

此處專ラ言談辯說ニ就
 イテイフ、必ズシモ王
 氏ノ說ノ如ク言ノ字
 ナ善ト改メズシテ可、
 但言ノ内容ハ固ヨリ善
 ニアルベシ、故ニ下文
 直ニ言ニ其所善ト謂ヘ
 ルナリ。

觀ハ下ノ聽ト相對ス、
 必ズシモ王氏ノ說ノ如
 ク勸ノ字ニ改メズ。

實ハ實利便ナリ、文
 ハ形式文采ナリ、不恤
 ハ顧慮セザルナリ、恤
 ハ宋本ニ郵ニ作ル。

必非誠士也。

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國誠孟子誠
 大丈夫之誠。○好呼報反。下同。樂音洛。下同。

故君子之

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辯謂能談說也。國
 王引之曰。故君子
 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此句凡兩見。是其
 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
 衍言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國行下孟反。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
所善謂己
 所好尚也。 故贈人以

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
 觀其言。黼黻文章。
 觀其言。黼黻文章。
 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觀古亂反。黼音甫。黻音弗。

言樂於鍾鼓琴瑟。
使人聽其言。國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
 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善及人也。故曰。樂
 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
 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
 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國以舊作之。今據宋本改之。

無厭。
無厭
 倦。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
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
 若墨子之屬。國即不好

詩ノ意ハ南方ノ徐方國
マテモ他國ト同シク降
服シ來レルハ、コレ天
子包容ノ功之ヲシテ然
ラシムルナリトナリ。
矜莊ハ慎重ノ態度、堅
強ハ耐忍、持ハ維持提
唱ナリ、分別ト譬稱ト
ハ入レ易フベシ。
欣驩芬薳以送之ハ和
氣ヲ以テ我が言ヲ人ノ
心中ニ送り入ルルナリ。

謂爲ノ爲ハ衍文ナリ。

既同。天下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泄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園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欣驩芬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薳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薳與香同。園王念孫曰。芬薳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薳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園說苑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似是。○齊側皆反。泄音利。又音類。處昌呂反。別彼列反。驩與歡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園如孟子於齊宣梁惠是也。○說音悅。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 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此二句連上文說。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園夫音扶。園雖當作無。常無不受成義。反。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辯言仁也。所善謂所好也。園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園險下舊有而。

納ハ訥ト同シ。

上下二起ルモノトハ俱
ニ仁言ヲ指スナリ。
増注本ニハ道ヲ導ニ、
正ヲ政ニ作ル。

故ノ下ノ言ノ字ハ衍、
故ハ下ノ君子必辯四字
ト共ニ一句タルベシ。
小辯ハ瑣末ナル事ヲ辯
說スルコト、見端ハ大
端ヲ現ハスコト、見本
ノ見ノ字ハ衍、本分ハ

字。今據宋本除之。
其訥也。納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園非仁之中。即非先王之法言也。言君子言有壇宇宮庭。不出其中。舊本訥上無其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園導舊作道。政作正。有道與導同。正或爲政。注。今據宋本改之。韓本亦作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談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園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園王念孫曰。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端。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園王引之曰。本分上本

一定ノ分ニ據リテ辨別スルナリ。

辯說モ自カラ聖賢小人ノ別アリ。

當ハ理ニ當ルナリ、成文云云ハ形式整備シテ而カモ尙ホ事實ノ其類ヲ離レテ乖戾スルニ至ラザルナリ、居錯ハ舉錯ナリ。

斯須ハ暫時、チヨット言フ詞テモ聽ク價值ガアルトナリ、致實ハ實實ニテ、誠信堅實ナリ、黨正ハ黨正ニテ昌明雅正ナリ。

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行。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圖分扶。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問反下同。

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

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類謂不乖悖也。圖非十二子篇所謂多言而類者也。○當丁浪反。居錯遷徙、應變不窮。

念孫曰、居讀爲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遞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圖居當作。

舉、音之誤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

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圖非十二子篇所謂少言而法者也。致如字。黨猶類也。本注非。是士

君子之辯者也。念孫曰、致讀爲質、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圖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ナ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讖同。謂直言也。楊注失之。圖非十二子篇所謂多少無法而流是也。舊本無者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圖盧文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爲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譖。衆經音義。十二引。坤蒼云。譖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譖又爲瞻矣。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圖瞻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瞻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唯維發反。圖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圖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圖均音調也。瞻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不得變也。

變謂教之使自新也。圖姦人之雄如少正卯是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圖盧文昭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增益。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圖假至也。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此篇ハ當時ノ諸子ヲ非難セルモノナリ。假ハ至ナリ。梟ノ字増注本ハ湯ニ作ル。梟亂ハ澆亂ニテ、澆ハ水ノメケル貌ナリ。

喬宇鬼瑣。

喬宇。謂為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鬼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圖郝懿行曰。喬。滿溢也。宇。張大也。鬼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所謂大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也。楊注。但釋喬宇。鬼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欺惑愚衆。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人。衆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

喬宇ハ語訃又ハ語詭ト同シ。鬼瑣ハ委曲瑣細ニテ極メテ煩瑣ナル事ヲ曲論スルノ謂ナリ。

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俞樾曰。楊讀喬為譎。是矣。訓字為大。則與譎誼不倫。字當讀為訃。說文。言部。訃。詭譎也。然則喬宇。猶言譎詭矣。先謙案。喬字。俞說是。鬼瑣。猶委瑣也。鬼。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推委。崑崙。推委。即崔嵬。異文。鬼之為委。猶鬼之為委矣。相如傳。委瑣。握。靦。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訓。曲。則嵬。亦訓。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嵬。說。嵬。猶。曲。說。也。下文云。吾語女。學者之嵬。容。又云。是學者之嵬也。謂其容如彼。即是學者之嵬。猶。史記。曲。儒。也。見。趙世家。正論篇。又云。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英與嵬。瑣對文。英為俊選之尤。則嵬瑣為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本從盧校。此句上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說是。從。元刻。刪。圖字。與。迂。同。史記。孟子。傳。曰。騶衍。談。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漢。書。揚。雄。傳。云。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或。曰。本。注。明。上。當。作。明。主。圖。本。注。大。傀。周。官。傀。下有。異。字。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然。混。無。分。別。之。貌。存。在。也。圖。治。直。吏。反。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於。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唯。許。季。反。圖。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文。昭。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之。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之。行。句。法。并。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圖。禮。記。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也。圖。郝。懿。行。曰。故。者。查。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嚙。魏。牟。也。嚙。它。

恣睢ハ放恣ナリ。

文ハ禮文、治ハ治理ナリ。有レ故ハ其ノ主張ニ根據理由アルナリ、成レ理ハ其言ノ條理ヲ形成セリナリ。嚙ハ嚙ト同シ。

忍ハ嬌ムルナリ。
蓋ハ極深、利跂ハ超
然トシテ世チ離レテ高
クトマルナリ、下文ノ
離縱而跂、句ト語意
相近シ。

權稱ハ猶權衡ノ如シ、
亦禮法ヲ言フナリ。
上、大共ニ尙アノ意、慢
ハ受ト同シ、無ノ意、
君臣上下ノ差別ヲ無視
スルナリ。

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
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
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
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圖本
注。范唯魏牟。舊作范。
魏牟。今就本書改之。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
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遠俗自
紫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圖郝懿
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爲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陰利跂者。便於走趨。谿。讀爲難。跂。音爲企。四
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爲極。谿之爲言深也。老子爲天下谿。河上公注云。人能謙
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跂。跂。企同
字。廣雅釋詁。企立也。曹憲注。企即古文企字。圖綦谿難讀。淮南子有憊。離跂之語。憊。訓忘
。註。訓後。後。徑即蹊。徑。謂細小狹路也。仍案。此綦當訓極。谿當讀爲蹊。蓋僅極狹路。以爲己
道貌。本注跋義。
上。疑脫利字。
苟以分異人爲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
人以爲高行也。
不足以合
大衆。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
大義也。圖大分謂禮也。非相篇曰。分莫大於禮。○分扶問反。下同。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
也。
已解上。圖盧文弼曰。解見不苟篇。
彼作田仲。田與陳通。圖鮪七由反。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功用功力也。
大讀爲太。言
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
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
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
功用功力也。
尚同。大亦尚也。謂尊尙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亦以大與尙並言之。性

辨異ハ辨別差等、縣ハ
懸隔區別ナリ。

法ヲ上トシテ尙ビナガ
ラ自家ハ法ニ由ラズ、
尙ハ循ノ誤ナルベシ、
古ニ循フナリ、下循云
云ハ古ニ循フナトシ
テ卑メテ自ラ説ヲ作ス
ナリ。
巧辯ヲ以テ上下チシテ
聽從セシムルナリ。
文典ハ形式ノ整然トシ
テ見ルベキチイフ、反
糾察ノハ反復シテ之
ヲ精察スルナリ、反ハ
増注本及ニ作ル、偶然

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
爲過儉約。失之。慢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
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增。蒲直不能以射。曼亦
無也。李善注。訓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慢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
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
以慢爲輕慢。亦失之。圖大謂以此爲大也。慢無差別貌。○慢與漫同。差。楚宜反。曾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也。圖先謙案。
以制下。即縣君臣之義。圖辨異謂上下等
富國篇云。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
差。辨別殊異也。○曾則登反。縣。胡涓反。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
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
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
尙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
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
矣。圖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
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爲
下。而好作爲失之。圖脩脩古也。作自作也。○好呼報反。下同。
上則取聽於上。
言苟順上下意也。圖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終日言
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意也。圖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成文典。反糾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
糾與循同。偶然。疏遠貌。宿。止也。
雖言成文典。若反覆循察。則疏
遠無所歸也。圖謝本從盧校。作及糾察之。盧文弼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
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糾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糾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爲

ハ實際トカケハナレタ
ル貌、歸宿ハ歸著ナリ。
經ハ經綸、分ハ上下ノ
分限ナリ。

不惠ハ不念ノ誤、甚
ダ明察ナレドモ役ニ立
タメトナリ。

統ハ統體ナリ、綱要ナ
リ、猶然ハユツタリシ
タル貌、材劇ハ多才ナ
リ。

五行ハ五倫ノ教ナリ、
中庸孟子ニ其說有リ、

蓋シ孔子ノ旨ニ本ツク
然レドモ論語ナドニ見
エズ、故ニ荀子之ヲ二
人ノ創說ニ出ツト爲ス
ナリ。
僻違ハ邪、無類ハ無
レ法、無說ハ説明ヲ缺
クナリ、閉約而無解ハ
トゲコメテ解説ヲ施サ
メナリ。

祇ハ敬ト同シ、先君子
ハ孔子ヲ指ス。

溝ハ拘ト同シ、愚也。
猶ハ定見ナキナリ、昏
ハ愁ト同シ、暗ナリ、
瞶瞶然ハ徒ニソイロイ
瞶ノ貌。

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細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圖個個儻之個。○個他激反。圖訓當作糾。強國篇云。天下個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綱然蓋離散分析之貌。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不法。衆。是慎到田駢也。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圖駢薄田。薄亭二反。不禮。

先王不是禮義。

不以禮義爲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圖

辭舊作辯。今據宋本韓本改。

甚察而不惠。

惠順。圖王念孫曰。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難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執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爲順。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禮智信是也。圖豐島幹曰。五行。中庸天下達道五。及

孟子親義。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別序信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子曰。子思以爲必

行之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

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數次七

觥羊之數。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數。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

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

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其類失之。

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圖五行。即洪範五行也。言五行生克旺相

之說。偏僻乖違。而不合義類。幽隱閉結。而不可解說也。或曰。五行。中庸五道。孟子五倫。若然

人道之綱紀。不可斯須離者也。荀卿議論。雖不免偏駁。豈如是非毀乎。漢志云。子思子二十

三篇。孟子七篇而已。其逸篇中。豈有言五行者。而致此譏耶。案飾其辭。而祇敬

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圖案語助。○祇旨而反。子思唱之。

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

篇。圖隋經籍志曰。子思子七卷。孟子七卷。○和胡臥反。世俗

之溝。猶瞽瞍。瞽瞍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

之貌。瞽瞍。漢書五行志。作區。與此義同。瞽瞍。喧嘩之貌。謂爭辯也。拘音寇。猶音柚。圖盧文弔曰。注拘。舊訛作拘。案拘。恣

子游ハ子弓ノ誤ナルベシ、上ノ漢猶督儒ナル者、子思、孟軻ノ説ヲ受ケ傳ヘテ、仲尼子弓モ實ニ子思孟軻ノ力ニヨリテ、後世ヨリ重ンセラルルニ至リタリト妄信ストナリ、厚ハ重ト同意。

壹統類ハ事物ノ全體ト各部トヲ調和スルナリ。

大古ノ大ハ増注本太ニ作ル、大古ハ大道ナリ。歛然ハ歛然ニ作ルベシ、奧ハ室ノ西南隅、變ハ東南隅、佛然ハ物然ト同シ、大道至順ヲ以

テ天下ヲ教導スレバ室堂ヲ出テズシテ王化ヲ布キ、美俗ヲ興スヲ得ベシトナリ。則ノ字増注本ニアリ。

置錐之地ハ立錐ノ地ト同シ、狹キ土地ナリ、一大夫之位ハ下位ノミ、畜ハ止メ置クコト、天下萬世之大材ハ一君一國ノ用ニ非ザルナリ。成名ハ盛名、況ハ賜ノ意、賢者盛名アリ、諸侯其己ノ國ニ來ルヲ以テ幸ト爲スヲ云フ。願ノ下得ノ字ヲ脱ス。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督儒。合四字爲疊韻。郝懿行曰。儒效篇云。愚陋溝督。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督。儒四字疊韻。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備霧。楊注引作。區督。楚辭九辯作。恂愁。說文作。毅督。廣韻既作。恂愁。又作。嬰督。又作。督督。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爲義。不以字爲義也。唯者呼也。玉篇廣韻音。渙。義與。喚同。集韻或作。謹。音。歡。則其義當爲。謹。諱。矣。先謙案。溝猶督。儒者。溝。音。儒。也。溝。音。訓。愚。闇。中。不。當。有。猶。字。溝。猶。疊。韻。語。助。耳。儒。效。篇。愚。陋。溝。督。無。猶。字。是其明證。楊釋。猶。爲。猶。豫。非。也。○溝。當。作。備。猶。字。未。詳。儒。效。篇。有。愚。陋。溝。督。語。字。典。作。備。而。曰。俗。本。荀。子。譌。作。溝。集。韻。曰。與。恂。同。楚。辭。恂。愁。以。自。苦。亦。與。此。同。○督。音。茂。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國郝懿行曰。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俞。樾。曰。楊。注。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子。游。當。作。子。弓。注。同。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夫。音。扶。奧。窻。之。閒。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窻。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歛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窻一弔反。○王引之曰。古無以歛然二字連文者。歛當爲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歛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

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匡衡傳曰。學士歛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歛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則六說。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歛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一子者不能親也。孫曰。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教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二從元刻。刪則字。則親猶近也。○說音稅。下同。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置。置。與。植。通。荀。子。中。置。錐。傲。此。畜。許。六。反。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國虛文。詔曰。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冗而未當。郝懿行曰。況古作兄。其訓滋也。益也。長讀上聲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儒效篇。願下有得字。被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

荀子卷三 非十二子

財ハ成スナリ。

長養人民ハ増注本養長
生民ニ作リ、從服ハ服
從ニ作ル。
通達ノ屬ハ凡ソ吾人ノ
交通ノ出來ル限リニア
ルモノナリ。

侯。即此況字之義。圖一大夫以下難解。韓詩外傳亦以
嬰意私改之。不可爲徵。暫從舊說。以待知者。儒效篇同。

是聖人之不得執者

財與裁同。圖王念孫曰。財如泰象
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

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
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
萬民也。楊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
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
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者也。圖長竹丈反。

長養人民兼利天下。

二子者遷化。

遷而

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

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

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是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

著矣。

圖盧文弨曰。著宋本從竹
作箸。下竝同。圖夫音扶。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

信者疑可疑者。意
雖不同。皆歸於信。

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

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當丁浪反。圖當知亦知音智下同。圖知可

是所以語默兩爲智也。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類ハ統類ニテ類屬統整
セルナリ、マタ類推ノ

意ヲモ含ムト見ルモ可
ナリ、法ハ唯ダ一定ノ
注則チ奉ズルノミナリ、
多少ノ少ハ言ノ誤、流
酒ハ沈酒ノ如シ、惑溺
シテ正ニ反ヘルコト能
ハザルナリ。

論ハ喻ト同シ、齊給便
利ハ氣ノキキテハシコ
キナリ。
險ハ陰險、賊ハ賊害、神
ハ機變鬼神ノ如キ也。

不惠ハ不急ニ作ルベ
シ、上文ノ察而不惠ト
同意。

言雖多而不流酒。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
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圖性惡篇曰。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謂多言而類。

多少無

法而流酒。然雖辯小人也。

酒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圖盧文弨
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

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酒猶沈酒。說見勸學篇。圖流字絕句。酒然。
大略篇作詰然。今案。詰以音誤爲覲。復以形誤爲酒也。當以大略篇爲正也。

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

姦心。

民務四
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

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
辭敏捷也。圖辯說音稅。

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圖郝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
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了。王念孫曰。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
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
嗟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爲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賊也。

爲詐而巧。巧於爲詐。圖俞樾曰。爲與僞通。爲詐即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
僞詐不敢。勸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非是。圖詐側嫁反。

言無用而辯。

言辯而

辯不惠而察。

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
察也。圖王念孫曰。此本作無

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實
典篇曰。辯惠于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
性辯。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
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

好ハ工ナリ、ヨクスルナリ。

逆ハ悖理ナリ。深察巧辯ナルモ操術ハ邪僻ナリ。淫字ハ大字ト連ナル、大ハ汰ノ誤、之ハ乏字ノ壞レタルモノ、淫汰而用乏ハ其ノ云爲過度ニシテ實用多カラザルナリ。

利ハ速ク急クナリ、急グバ反ツテ迷フ、力量小ナル者石ヲ抱ケバ水ニ墜ツ、皆以テ力ト事ト相照セザルニ喻フ。

下文言辯而行。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行。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揚說皆失。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

辟讀爲僻。行下孟反。

飾非而好。

好飾非也。

王念孫曰。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揚說非。圖好如字。本注讀呼報反。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

逆者乖於常理。

知而無法。

疑當爲翫。翫。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察辯而操僻。淫。爲察察之辯。而本注知如字三字可刪。勇而無憚。死。輕。察辯而操僻。淫。爲察察之辯。而

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曰。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圖僻字句。桃源藏曰。大略篇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操如字。大而用之。○爲大。而用之也。圖愈。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是其證。汰而用之。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墜。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揚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圖桃源藏曰。仲尼篇。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汗淫汰。○大音汰。

好姦而與衆。

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

利足而迷。

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

負石而墜。

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圖郝懿行曰。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小而任重。高位

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詞。先謙案。郝說是。圖利足而迷者。失途愈遠。負石而墜者。沒水愈深也。利足見于勸學篇。本注非。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

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它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

高上尊貴。

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

聰明聖知。不以窮人。

圖盧文昭曰。元刻知作智。

給速通。不爭先人。

圖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

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

然後爲聖賢之德也。圖窮人謂困苦人也。○先悉薦反。殺魚氣反。

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圖長竹丈反。下同。

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

圖少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

則脩告導寬容之義。

照反。

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圖恢古回反。苞與包通。

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詭怪狡猾之人矣。

詭與妖同。圖狡猾狡獪。猾賊也。○猾戶八反。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

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

詭怪ハ妖怪ト同シ。刑ハ刑戮ナリ。

詩ノ意ハ殷王ノ生レ出
テシ時ノ是ナラザルニ
ハアラズ、先王ノ舊法
憲典ニ聽キ從ハズシテ
天子タルノ運ハ傾キタ
リトナリ。
士仕ハ士ノ轉倒、合
ハ和合ナリ。

富貴二字誤アルニ似タ
リ、姑ク王氏ノ說ニ
從ヒ可貴トスベシ、
樂可貴トハ即チ楊注
ノ所謂道ヲ樂ムナリ。
分施ハ均分ナリ。

士仕轉倒前ノ如シ。

觸抵ハ衝突ナリ。

著是ハ當ニ劉氏ノ說ニ
從ツテ著定ニ作ルベシ、
著定ハ定守シテ移ラザ
ルコトニテ、下文離縱
ノ句ト語意反對セリ。

行偽ハ行爲ナリ。

以ニ不俗爲俗ハ俗人
ト異ナレル俗ヲ作レル
ナリ。
離縱ハ離縱ト同シク尋
常ノ蹤跡ヲ離脱スルナ
リ、跂嘗ハ自カラ高ク
トマツテ人ヲ嘗毀スル
ナリ。

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
法乎。圖宜猶可也是也。

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詩大雅蕩之篇鄭
云。老成人伊尹伊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

所能ノ能ノ字増注本ニハ無シ、能ノ下ニハ王氏ノ説ノ如ク爲ノ字アリト知ルベシ、即チ士君子之所ニ能爲不能爲ニテ、下文數句ノ冒頭タリ。

可貴ノ義上ニ見ユ、可信可用皆同意。

進ハ峻ト通シ高ナリ、達ハ大ナリ。

君子之所能不能爲

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劃屬上段、盧文詔曰、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世德堂本同、案此文本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圖舊本所下有能字、今據元本除之、圖爲當移不上、下文言能爲與不能之事、元本無上能字、非也。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

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汗。

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

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誠實也、謂無虛僞也、圖誠字解前、○夫音扶、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已解在、○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

也、良謂樂易也、圖俞樾曰、楊注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

壯然ハ莊然ノ如シ、禮然ハヤスラカナル貌、蘇然ハノビノビシタル貌、恢恢廣廣ハ皆ヒロヒロトシテ人ヲ容ルル貌、昭昭然ハハツキリシタル貌、蕩蕩然ハヒロク平ナル貌、此ノ父子兄弟皆士君子ノ類ニシキテイフ、儉然ハ恭儉自謙ノ貌、怵然ハ特然ニテ、父兄ニ特ミカカル貌、輔然ハ親ミ附ク貌、瞽然ハ増注本紫然ニ作ル、孳然ニテ、カヨフキ貌、洞然ハ專心致敬ノ貌、綴綴然ハ長ク相結ビテソムキハナレヌ貌、瞽然ハスナホニシテ利口アラザル貌、鬼ハ上文鬼瑣ノ鬼ト同シク曲ノ意ニテ正シカラザル仕方ナリ、統ハ前方ニ俯シタルナリ、禁ハ給即チ帶ニテ、冠ノ紐ガ帶ノ如ク大ニ

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倣、然則峻之爲進、猶倣之爲進矣、圖自此以下、說形容者、其字義不可詳辨、暫從舊說、後世諸家巧說者、皆以己意私作者也、且不知無妨於義者也。

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

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蕤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蕤、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恢、夷也。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怵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

儉然、自謙卑之貌、怵然、特然、尊長之貌、爾雅曰、怵、特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怵、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視之貌、圖俞樾曰、漢書、敘傳、娒娒公主、師古曰、娒、好貌、侈、侈、侈、侈、之段、字、嚴、威、儼、格、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娒娒然、好也、楊注、失之、迂曲、○瞽、音茂。

吾語汝學者之鬼容。

懿行曰、上鬼瑣注、鬼與、傀、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傀、猶怪也、然則鬼容者、怪異之容、故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先、謙案、學者之鬼容、猶言學者之鬼之容耳、鬼容二字不連、下文言是不以鬼容連文、郝說、誤、圖語、魚、據、反、鬼、五、每、反、下同。

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

統、當爲、僂、謂、大、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紵、紵、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紵、其、禁、反、連、讀、如、往、塞、來、連、之。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シテ緩ナルナリ、簡連ハ簡遅久ノ貌ニテダカブリキドレナリ。境填然ハ満足ノ貌、狄然ハバラツトシテオロソカナル貌、莫莫然ハ大キクカマヘタル貌、睨然ハチヨイチヨイト見ル貌、瞋然ハスマシテ見ル貌、盡然ハ見ツメタル貌、盱盱然ハ目ヲ張ツタ貌ナリ。瞞然ハ目ヲトヂタル貌、瞑然ハ見テ見メフリチスル貌。疾疾然ハ憎ム貌、警警然ハツシル貌。儻然ハ仕事ノイヤナ貌、離離然ハアラアラ物ヲカリソメニシテ勞苦ナサケテ人言ヲ長レザルナリ。忍、諷、詢、ハ人ノ罵詈詬辱ニ堪フルナリ、詢ハ詬ト同ジ。

填填然満足之貌。狄讀爲趨。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睨睨未詳。或曰。睨與規同。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狄與逃同。遠也。填填者盈滿之容。狄狄者疏散之容也。莫者大也。睨疑與嬰同。嬰(老筆切)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謂之嬰。然則莫莫者於大之容。睨睨者於細之容。瞿瞿者左右顧望之容。盡者閉藏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此皆以相反相儷爲義。俞樾曰。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假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盡。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盡矣。瞞瞞自得貌。見正韻。○盡津忍反。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謂好悅之甚。伴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警警然。謂憎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儻儻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讓。勞苦事業之學者之鬼也。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諛詢謂諛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語。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盧文弨曰。正文諛詢。元刻作諛詢。案說文。諛胡禮切。重文諛。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諛詢。下引荀子作諛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美詬亡節語。同此。彼美音紫。元刻罵辱也。下有誤音奚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鬼容也。瞞瞞。與(與眠同)謂耽於酒食聲色。昏瞶迷亂之容也。疾疾警警。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窳之容也。儻離離。謂不耐煩苦。勞頓懈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爲雙聲。狀其醜態。爲學者戒。偷儒已見脩身篇。諛詢。楊注以爲諛辱是也。本或作諛詢。賈誼書所謂美詬亡節。亦其義也。圖離力智反。儒與儒通。汝朱反。又乃个反。下同。

弟佗ハ統ト同ジク伏セリナリ、神禪ハ淡薄ナリ。

子張氏子夏氏ハ子張家子夏家トイフカ如ク、賤儒ハ事ヲ其ノ門流ヲ指ス、嗾然ハ謙然ノ如ク、自カラ抑ヘヒカヘル貌ナリ。

宗原ハ常ニ原則ヲ旨トシテ離レズ、應變ハ種種ニ應用スルナリ。

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爲沖澹。謂其言淡薄也。圖盧文弨曰。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同反。問本俱作弟。作先。謙案虞王本作弟。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安改作爲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圖謂唱子張氏學者之弊也。下文子夏氏子游氏倣此。

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嗾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嗾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嗾於志也。圖郝懿行曰。嗾猶謙也。抑退之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嗾注云。嗾不足也。與此嗾同。圖案字書。嗾訓口有所銜。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

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彼君子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雖逸而不解惰。雖勞而不弛慢。圖慢。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圖先謙案。王制篇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得其宜。失之。圖宗原應變。本其原。應其變也。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雖逸而不解惰。雖勞而不弛慢。圖慢。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圖先謙案。王制篇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得其宜。失之。圖宗原應變。本其原。應其變也。

仲尼篇第七

人ノ字刪ルヘシ。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國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許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國諸侯之長曰伯。據其臨天下而言。則曰霸。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是已。霸即伯去聲。猶王天下之王。讀去聲也。五伯與三王同讀如字。

言羞稱乎五伯。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國莊子曰。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音盤。樂音洛。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

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

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國。謂側嫁反。邾。陟輪反。莒。居呂反。并。與併同。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國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汙也。行。下孟反。

般モ樂、汰ハ侈ナリ。

分ハ半分ナリ。

淫汰ハ前篇ニ見エタリ。

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

若是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國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汙也。行。下孟反。

於乎讀為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國。於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侯他坎反。國。俞樾曰。說文。規。暫見也。險。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侯即其段字也。倏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失之。國能才能也。○知音智。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

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國王念孫曰。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國安語助也。出字衍。仲父猶言伯父。叔父也。本注非。

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

臣莫之敢惡也。

天子之朝。為本朝。以諸侯之朝。為末。一國以公朝為本朝。以都邑之朝。為末。漢書蕭望之傳云。以望之為平原大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又見李尋及匡衡傳。○朝直

高國ハ世世齊ノ上卿タル高國二氏、本朝ノ臣ハ舊來朝ニ仕フル老臣ナリ。

乃ハ反ツテトイフガゴトシ。

書社ハ月籍簿ニ載セタル社數ナリ、二十五家ナリトス、即チ一部落ナリ、距ハ拒ト同ジ、反對スルナリ。

增注本秩秩焉三字莫不ノ下ニアリ、秩秩焉ハ秩序アル貌、節ハ行ノ如シ、幸ハ僥幸ナリ、數ハ必然ノ數ナリ。

五伯モ政教ナキニアラザルモ、之ヲ以テ目的トシテ起リシモノニアラズトナリ、集解王氏ノ説迂ニ失ス。

畜積脩闢ノ四字宜シク王霸篇ニ據リテ讀ミ畜積、修、闢、備ニ作ルベシ。

委然ハ綏綏ト同意、美シク垂レタル貌。

災繆者ハ天下ニ災害ヲナシ、世チアヤマリミダスモノナリ。綦省ハ甚ダ少キナリ。四ハ四國ナリ。

遙反。惡鳥路反。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

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魯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論語所謂。伯氏駢邑三百。是也。富人謂大家也。謝塘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謂禦而止之。

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圖長竹丈反。少詩照反。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圖數節所矩反。盡津忍反。夫音扶。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致仕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非致隆高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圖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補之。王霸篇亦有。

鄉方略。審勞佚。倒其敵者也。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圖佚與逸同。畜積脩闢。而能顛

勞佚。謹畜積。修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脩闢。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圖王霸篇作謹。畜積。脩戰備。○畜救六反。積子賜反。圖都豆反。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

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圖詐側嫁反。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圖上節但言其所以成功耳。非美救時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圖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綏之綏。儒效篇。綏綏。今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威。威與綏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綏。而說文飢饉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安之字。古多相通。圖徐鉉曰。委曲也。从禾垂穗。委曲之貌。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

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圖安語助也。下則安同。災。告災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圖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

文王誅四。謂四

荀子卷三 仲尼

卒業ハ王業ヲ成シ終フ
ルナリ。
以ノ字刪ルベシ、無誅
ハ化行ハレ刑措キテ用
ヒザルナリ。

載ハ始ナリ、載ノ下之
ノ字アルベシ、道ヲ百
里ノ地ヨリ始ムルナリ。

楚ノ懷王ノ子襄王秦ノ
タメニ使役セラル。

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屋高曰。誅。四。本注以密阮共崇當之。然阮與共是密人之所侵。非文王所誅。案竹書紀年。殷紂十七年。西伯伐翟。三十二年。伐密。三十四年。伐崇。三十六年。伐昆夷。武王誅二。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盧文昭曰。案。溫字有誤。或是盟字。俞樾曰。楊注所引。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屋高曰。誅二。謂伐黎伐紂也。本注。溫字當作盟。周公卒業。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呂氏春秋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卒。遵。聿。反。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

載百里之地。而天下

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國顧千里。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

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之字。圖載始也。與哉通。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執。故善用之。則百里之

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讐人役。善用謂也。讐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

傳ハ擲ト同ジ、ヒカエ
メニスルナリ、味ハ謙
ト同ジ。

慎比ハ順比ナリ、順ツ
テシタシクストモ徒ニ
詔諫セザルベシ。
全一ハ純一、倍ハ背ナ
リ。
細ハシリゾクナリ。

夸ハ奢侈ナリ。
謙ハ嫌ナリ、タトヒ主
ニ信セラレタリトテ、
人ヨリ威福ヲナスカト
嫌疑ヲウクル如キ地位
ニ立タザルナリ。
善而不及ハ我が善其ノ
財利ヲ受クルニ當ラザ
ルガ如ク思フナリ。而
ハ如ナリ。

所以危也。

圖廣字
未詳。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

論人臣處
位。可終身

行之之術。圖處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

傳與擲同。
卑退也。

主信愛之。

則謹慎而嘽。

嘽與歎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

文圖嘽

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圖拘

主安

近之則慎比而不邪。

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詔依圖王引之曰。慎比。即順

而不倍。

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圖全純互通用。投壺禮。二

主疏遠之。則全一

恐懼而不怨。

圖細讀爲黜。

貴而不爲夸。

夸奢侈也。圖

主損細之。則

不處謙。

圖恐丘隴反。

貴而不爲夸。

夸奢侈也。圖

信而

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則忘字。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

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任重而不敢

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

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

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圖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

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

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

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

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善疑當作義。論語曰。義然後取。○盡津忍反。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

注。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

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圖施始。豈反。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

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圖徒徒行之徒。處處士也。○夫音扶。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圖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楊氏作注時。尚無理字也。理字蓋即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重字之誤。而衍者。圖處昌呂反。下同。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圖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楊失其讀。圖物茂卿曰。二十二字長句。○乘繩證反。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者。也。圖好同之。謂好與人同也。○好呼報反。下同。援賢博施。除怨而

能耐任之云云。若我之才。能自可。此大事。任之。堪。自可。其。道。順。當。二。推。行。之。事。也。

無妨害人。

除怨不念舊惡。圖盧文昭曰。正文人字。元刻作之。圖施始。豈反。下施道同。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鸞。盲暗。啞。跛。蹇。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即能字。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圖。耐。猶。堪。也。言。已。之。才。能。堪。任。大。事。也。慎。如。字。能。而。不。耐。任。

也。舊本。能。下。有。而。字。今。據。元。本。除。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疆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此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苟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圖盧文昭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圖。安。隨。其。後。隨。賢者之後也。安語助。○推它雷反。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

謙。不。足。也。安。語。助。○。推。它。雷。反。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

曲重其豫、其ノ豫備
ヲ十分ニ重メルナリ
既ハ禍ナリ。

度ハ法度、孔子ノ言ハ
執レモ反對ノ方法ニテ
行爲ノ偏チ救フナリ。

本注ノ推、増注本排ニ
作ル、擠ニ有罪、ハ之ヲ
排擠スルナリ、輕ニ舊
怨、ハ舊怨アル者チア
クマテモ輕侮スルナリ
執レモ人ヲ斥シテ極端
ニ至ルノ謂ナリ。
公ハ答ト同シ、上ヨリ
惠施チ行ハザルチ重要
ノ事ト思ヒ、下ヨリ權
力チ取りアゲテ人チ妨
害スルナリ。
炊而饒ハ僅ニ飯チタダク
間ダケトノ意ニテ、滅
亡ノ來ル久シカラザル
ナイフ、饒ハ竟ト同意
ト知ルベシ。
墮ハ毀、持ハ扶持ナリ。

偏ク天下ニ行ヒウベキ
方術ハ下ノ如シトナリ。
隆ハ隆正ニテ標準ナリ、
勿武ハ專ラ一標準ニ
從フベキナイフ。

從之ニ字ハ行文ナリ。
頓窮ハ困頓シテ窮スル
ナリ、疾力ハ勳力ナリ、
申重ハ再三力チ重ネテ
勉強スルナリ。

不知ハ我チ知ラザル
ナリ。
省求ハ要求チ少クス
ルナリ。

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
足之時、而先防之。圖知音智

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
及既、既與禍同。圖重直用反。

孔子

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功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圖郭嵩
燾曰、勝當讀爲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

志驕盈而輕舊怨。

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圖王念孫曰、輕
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

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圖字
惠曰、舊怨蓋謂有舊怨於我者、○妬與妒同、丹故反、輕牽政反、

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

道施

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天下之行術、

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饒也。

炊與吹同、饒當爲僂、言
可以氣吹之、而僂、僂、言

音竟、圖盧文昭曰、元刻作音僂、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僂爲僂、引說文、僂、漸而行、郭慶藩曰、
字書無僂字、僂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饒、猶言終
食之間、謂
時不久也。

是何也、則墮之者衆、持之者寡矣。

墮許窺反、圖先謙
案、墮毀也、持扶助

也、解蔽篇云、鮑叔甯戚、隰朋、能持管仲
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圖扶持也。

○天下之行術、

可以行於天下之
術、圖桃源藏曰、所

爲必行、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

謂仁

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
謂可行天下之術也、圖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
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
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晰、仁人古通、俞說是、圖欲
事君而必通、爲仁而必聖、則
立隆而勿貳也、隆謂禮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

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

以敦厚不貳
爲本、然後輔

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勳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勳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
也、圖舊本則下有從之二字、今據元本、孫鑛本、標注本、除之、蓋考本注古無之必矣、○先悉
薦反、重直用反、圖頓窮未詳、白鹿曰、頓窮竭力之意、
則當作以從之與先之相應、當以有從之二字爲正、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

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
順矣。

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
勞、省所景反、圖勸倦同、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圖舊本無行字、今據宋
本、韓本補之、○夫音扶、

○少事長、賤事

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

伏シテ天子祗リ綏レル
人ヲ救ハントシテ、ソ
ノ足ヲ引ク、共ニ無効
ナリ。

君子ハ時ト共ニ屈伸ス
ルナリ。

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
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咭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爲譬。咭與砥同。經。經也。伏而咭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國。俞樾曰。詆
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詆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詆天。詆。即古視
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詆。傳寫者又改爲咭耳。先謙案。漢書云。
湯夢咭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咭之。咭。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俞說
非。疆國篇亦有此二語。圖少詩。照。反。長竹丈。反。行。下孟。反。咭。音士。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
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
分。安有執不在上而差爲下之心哉。

故

荀子卷第三終

荀子卷第四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圖
效驗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惡天下之倍周也。

屏蔽及繼屬也。屬之欲反。圖。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
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
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圖。屏。左傳。屏余一人之屏。及顏師古注。漢
書曰。弟代兄位。謂之及。愛曰。屬會也。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謂朝會也。周公之踐位。猶若魯隱之踐位乎。雖以成王爲主。數年之
間。已有之而已。○屏。必郢反。下同。惡。烏路反。下同。倍。蒲悔反。圖。屏。退也。言成王當立。而周公
退之。身繼武王。踐天下之位。以服屬。履天子之籍。從。盧校。作。天下之籍也。圖。謝本
天下也。此言固誤矣。然文意如此。履。天子之籍。從。盧校。作。天下之籍也。圖。謝本
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
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
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疆國篇曰。夫桀紂。教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教籍。即教位。故韓
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
南。以籍爲圖籍。誤。與。楊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圖。下。當。作。子。下文云。履。天子之籍。負
展而立。籍。藉通。疑。謂。天子所藉之席。淮南子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高誘注。籍。或
作。陣。明堂位曰。踐。天
子之位。正與此同。

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

聽斷ハ政ヲ裁斷スル
ナリ、偃然ハ安然トシ

此篇ハ儒者ノ功驗ヲ論
ズ。荀子ハ天子三公ヲ大儒
トシ、諸侯大夫士ヲ小
儒トス、屏ハ斥クルナ
リ、及ハ兄ニ代リ繼グ
ナリ、屬ハ繫ニテ天下
ノ人心ヲカケツナギテ
離レザラシムルナリ。

增注本天子天下ニ作
ル、籍ハ位ナリ。

テ奪モ運疑セザルノ
貌、虛ハ墟ニテ殷ノ遺
民洛邑ニ移サレテ、殷
ノ都ハ墟トナリシチイ
フ、戻ハ暴戻ナリ、偏
ハ偏頗ナリ。

皆ハ襲ヒツクナリ、歸
周ハ周ノ天下チ成王ニ
歸スナリ。

當時亂世ノ餘幼少ヲ以
テ天下ノ大事ニ當リ難
ク、又假攝ニテハ經營
シガタキ故ニ、周公
ハ武王ニ及ギタリトナ
リ。

滅ハ蔑即チ無視スルチ
云フ。
無天下矣ノ四字刪ルベ
シ。
節然ハ適然ニテ、以上
ノ事柄ハ時勢ノ變通上
正ニ起リ來リタルモノ
ナリトノ意。

周公ハ武王ノ子ニアラ
ズシテ弟ナレバ枝トイ
フ、越ハ僭越ナリ、兄
ハ管叔ナリ。

抑亦ノ一句上チ承ケテ
言フ、周公ノナシタル
ハ大變動タルニハ相違
ナキモ、然モ天下ハ安
然トシテ毫モ變亂ヲ致

焉。假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

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

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鯨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

室、管蔡、鄘、魯、衛、毛、聃、鄧、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邠、郟、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二、十、八、年、斷、言、之、曰、其

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

轉寫致誤耳、圖史記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呂

氏春秋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蓋各傳聞之異而已、教誨開導成王、

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周公歸周。周公歸周。

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圖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

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

歸政、身在王朝、即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圖周即岐周之地、爲

周公采邑、文王自岐山起、有西都八百里、至武王并有東都六百里、而國號仍曰周、周公之

周、與周王、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

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

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

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

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

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

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

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

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圖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

猶一也。易也、五字、盧文弼曰、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

サズ、始終一ノ如カリ
キトナリ、厭然ハ安
又ハ晏然ノ義ナリ。

魏ハ位ト同義、本朝ハ
此ノ朝廷、宜ハ萬事合
宜ナリ。

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
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剗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
二義說文厭管也管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剗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
下云厭厭分其能長久也厭即厭之段借楊氏訓為厭足失其義也王肅篇云厭焉有千歲
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厭閉藏貌楊蓋
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為
厭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
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
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
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
言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厭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
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淇風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惜惜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愔愔杜注曰愔
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厭厭分其能長久也王肅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厭厭分其能長久則云厭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
固則云厭讀為厭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
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也] 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
效。音扶。○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 劉向編錄故
以荀卿為孫卿。楊既改孫卿新書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
為荀卿子篇中亦宜復舊為荀卿。 謹乎臣子謂使不 人主用之則執在
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敢為非致極也。

編ハアミ入ル、順下ハ
順從、饒ハ飢餓、増注
本ハ饒ニ作ル、嗚呼云
云ハ困窮シ居ル時ハ叫
ビ呼ブモ、人之ヲ侮リ
テ應ゼザルナリ、財ハ
裁ニテキリモリチスル
コト。

窮閭漏屋ハ窮巷陋屋ナ
リ。
之道ハ貴道ノ誤、人ヨ
リ貴バルベキノ道ナ
リ。

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教在本朝則事皆合宜。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
人上而羞為入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教與位同義。楊以教為權教。失
之。劉向新序勢作進本朝已解仲尼篇。○朝直遙反。下本朝乎朝同。不用則退
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
邪道為貪。貪作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
而莫之能應。嗚呼。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
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窮。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也。
國郝懿行曰嗚呼俗字古止作烏鳥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
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鳥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壤叩缶歌呼鳥
真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呼當為擊壤字之誤也。擊與呼
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擊。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呼歎嗚呼於
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彷彿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擊壤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
嗚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
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
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人在
之上謂為。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
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國王
念孫曰廣雅曰閭謂之街與巷同。窮閭即論語所云

法則度量皆規則ナリ

此君義ハ此若義ノ誤ニ
テ、若モ此ト同ジ、三
字ニテ、コノ義ト讀ム
ベシ。

貴名ハ貴アベキノ儒
名、白ハ天下ニ顯ハル
ルナリ、治ハ願ノ誤、天
下ノ人人之ヲ慕ヒテ從
ハンコトヲ願フナリ。

竭蹶ハコロビ走ルナ
リ。

師ハ君師ナリ。

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圖量力讓反。行一不義。殺

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

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言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治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言皆竝用此若二字。圖新序君若若此。君疑當作若此。是也。則貴名白而

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圖盧文昭曰。俗本注未有之。貌二字。願千里曰。慕也。王制篇。若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行。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已誤爲治。其實非也。圖治直吏反。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

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圖竭蹶勞苦不休。以來至之貌。淮南子曰。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樂音洛。趨七住反。

思不服ハ不思服ナリ。

比申而行レ之ハ中道ニ
順ツテ仁ヲ行フナリ。

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師長也。圖盧文昭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衆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章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楊注。竝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圖夫音扶。下同。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圖羣書治要。謂作爲似是。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圖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象傳。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比中。即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圖舊本仁之作仁人。今據宋本。韓本改之。仁之隆。謂隆仁也。雖違本注意。舊來所考。闕與宋韓二本合。則不得不從。而改之。或疑刻宋本時。以文義不。圖禮記曰。夫禮。明改之乎。易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圖禮記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

而已矣。桃源藏。君子之道也。

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道也。下又有

君子之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道者。道爲入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

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偏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

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爲止。謂止於禮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圖羣書治要。正作止。然則唐初未誤也。圖知者。音智。相高下。視

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隔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

反。下相美相難。同種主隴反。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

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優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

正。止ノ誤、有所止
ハ一定ノ立脚地アリテ
必ズシモ人ニ過ギタル
ヲ尙ブニアラザルノ意
ナリ。
物ト地ト相當ラシムル
ナリ、美惡ハ財貨ニ就
イテイフ、備用ハ器具
ナリ。
不然ノ然ハ刪ルベシ、

不ハ否ト同ジク、然不
ハ當然ト否トナリ。
相薦擢ハ五ニ蹈ミシキ
抑ヘツクルナリ。

論ハ語ノ誤、語ハ決ト
通用ス、人人ノ徳ヲ判
決區別シテ其ノ次位ヲ
定ムルナリ。

慎墨ハ慎到、墨翟、竄
其察ハ其ノ察辯ヲ竄
入スルナリ竄ハ容ルル
ト同義ト知ルベシ。

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秦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薦。藉也。謂相蹈藉。擢。抑也。謂相陵駕也。忤。慙也。圖盧文弨曰。正文未有也。若夫。論德而定次。論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論與決。同。謂斷定次也。說。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論字。君道篇。論德而定位次。圖盧文弨曰。注末四字。宋本作疑。即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論字又譌作論。王念孫曰。作論者是也。作論者。譌之譌耳。譌決古字通。睽上九。王注。恢詭。譌怪。釋文。譌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譌。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譌。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圖譌德。羣書治要及王霸。君道篇。作論德。正論篇。作圖德。下文。作譌德。今案。禮記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是則作論德者。固是也。雖然。譌德。圖德。義亦通。則不必改之。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

中事トハ禮義ノ中ヲ得タルモノナリ。

充ハ實、施易ハ移易、實ヲ以テ虚トナシ、虚ヲ以テ實トナスコトヤ、堅白同異(前二見ユ)ノ見方ノ判レタルコトヤ、下ノ詭辯ハ、聰明ノ人ニモワカリガタキモノナリ。
僂指ハソレハ斯ク此ハ、斯クト迅速ニ指サシノベクナリ。

僂ハ愚、辟稱ハ譬言、老身長子ハ久シクノ意、上愚ハ極愚ナリ。

好ノ字増注本ニ從ヒテ存ス、雞狗ヲ相スルモノハ末技ノ徒ナルモ、其名尙ホ彼ノ詭辯家ヨリハ優レリトナリ。
賊ハ狀體ノ如クニシテ、三足アル水中ノ動物ニテ、沙ヲ含シテ人ヲ射ルトイフ、詩ノ意汝ニシテ鬼ヲ賊ヤノ如キモノナラバ、我ト相見ル事カナハザリシナランモ、汝ハ尙ホ視タル面目アルカラハ人ナルベシ、人ナラバ時他ノ人ト相見ルナルベク、我トモ過フ時アルベシ、故ニ我今此ノ同情

無所容其察辯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王褒洞簫賦言必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亦與此同意。竄容也。大略篇曰。貧窶者有所竄其手。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當丁浪反。長竹丈反。白鹿曰。然後二字衍。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孟反。圖理音治。下同。避諱改之者也。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
圖中謂禮義之中也。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
圖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汗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則遵。備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

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之知同。說音稅。下同。中說如字。舍音捨。治直吏反。下同。堅白同異之分隔也。
實者虛。虛者實。圖知音智。下同。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上也。

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

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
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
事謂作業。圖好呼報反。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

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圖諒。陟降反。長竹丈反。惡鳥路反。夫是之謂上愚。
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圖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圖徠曰。猶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
有惠施。鄒析之名。尙不如。至愚也。

曰。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馮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圖古有相雞狗之術。故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又周禮。犬人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蓋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視。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不可得見也。姦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圖韋昭注。國語曰。視面目貌。○蜮音域。視土典反。○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稱。圖先謙案。楊以彼為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之曰。士。上言為儒學之人。於義為復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

杆是杆ノ是ハ上ノ學者ヲ指ス、杆杆ハ于子ト同シク廣大ノ貌、此ノ學ニ於ケル富モ財ニ於ケル富ト一様ナルヲイフナリ。

遵道ハ遵道ノ誤ニテ退讓ナリ、失至積虛皆貴名ニ就キテイフ。

者言下文是杆杆亦富。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人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也。王引之曰。聽居居視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事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本注所引。今莊子不見。應帝王篇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本注儒學二字。當作身字。與下文注互誤。○處昌呂反。下同。樂音洛。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本注身字。當作儒學二字。○此毗志反。下同。夸。華反。下同。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國王念孫曰。道當爲道字之戒。篇作遵道。小問篇作遵道。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遵道。又作遵道。莊子至樂篇作遵道。漢書平當傳贊作遵道。萬章傳作遵道。三禮注作遵道。並字異而義同。遵道與夸誕對文。遵道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

九皋ハ澤ノ最モ深キ處ナリ。

譽ハ與ノ借字ニテ黨與ナリ、名ハ名譽ナリ。

無其ハ其心ナキナリ、相怨一方ハ一方ニ居リテ人ヲ怨ム、即チ人ノ惡キ方バカリ見テ己ノ方ヲ見ザルナリ、小人ハ自己ヲ反省スルヲ知ラズシテ身ヲ亡ボスニ

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之聲如雷。國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昭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弼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下句天下應之而行。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國音問。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命危。俞讀爲念孫曰。譽非名譽。即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強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楊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國鄭玄曰。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于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國己音紀。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

至ルナリ。粹ハ碎ノ借字、舍碎折云云ハ身ノ碎折シテ亡ナルヨリ外ニ道無シトナリ。評賢ハ自カラ欺キ許リテ賢トナスナリ。區身ハ「セムシ」ナリ、「セムシ」ガ高處ニ上レバ頭ハ矢張低風シテ人ヨリ高ク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ニ、自カラ高クナリシトスレバ人ノ笑ヲ免レズ。語ハ決、解上ニ見エタリ。辭増注本辨ニ作ル、二字古通用ス、辨モ治ナリ。平平ハ辨治ノ貌、左右ハ左右ナリ辨治スルナリ、亦是ハ左右亦是ノ義、其辨治所ヲ得ル故ニ左右諸國モ亦歸順シ來ルトナリ。民徳ハ凡民ノ徳ニテ、下ノ士君子聖人ノ徳ニ對シテ言フ。從俗ハ増注本ハ容俗ニ作ル。

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案。正論篇云。蹶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固能才能也。易大傳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辟音譬。舍音捨。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不自以誣。可證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是猶區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區。偻也。區身之人。而強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劉台宋本改之。○故明主譎德而序位。先謙案。譎。決也。說見上。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荷篇。固譎德解在上。○分扶問反。治直更。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反。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徳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徳。言不知禮義也。固盧文昭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徳。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固己音紀。下同。固養生謂厚奉。

法ハ正、至ハ志、正文ノ橋ハ矯ノ借字、増注本橋ニ作ル。

當ハ理ニ當リ宜ニ適スルナリ、未論ハ唯ダ見聞クラキニ據リテ言説シ、マダ眞ニ深ク心中ニ曉ラザルナリ、未安ハマダ天性ニ出ヅルガ如ク、ヤス、ト行フコトノ出來ズ、強ヒテスル所アルナリ、大其所隆ハ其ノ尙ア所ノ人ヲ推崇シテ益々尊大ナラシムルナリ、數ニ一ニハ易キナリ、要節云云ハ如何ナル節文ヲモ待チ迎ヘテ安シク行フコト手足ヲ使フガ如シトナリ、生ハ運ニ作ルベシ、詔ハ告ニテ天ヨリ示スナ

其身民徳猶民行也。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昭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楊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關也。楊注。至當爲志。是其證。臣道篇云。相與彊君。橋。校云。橋。宋本作橋。羣書治要作橋。明荀書以橋代矯也。圖行法身行法度也。韓詩外傳作行法而志堅。○行如字。好呼報反。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論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上則能大其所隆。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大猶尊也。隆言己所尊之人也。○道音導。己音紀。下同。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是。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圖韓詩外傳。詔作推是也。

天子ハ増注本天下ニ作

兵忌ハ兵家忌ム所ノ日

太歳ハ凶星ナリ。

汎ハ汎ノ誤、汎ハ水名、
懷ハ地名、汎ニ至リテ
水汎（汎濫）シ、懷ニ至
リテ道壞（破壞）スト音
調ニヨリテ義ヲ成スナ

共頭ハ山名、陸ハ陸ニ
同ジ、クヅレオツルナ

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圖。舊本天下作天子。今據元本改之。上文亦作天下。○屏必郢反。展隱綺反。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圖。夫音。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

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圖。孰猶。何也。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

之。東面而迎太歳。迎謂逆太歳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

三十二。至汎而汎。至懷而壞。汎水名。懷地名。書曰。單懷底績。孔安國曰。單懷

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汎音祀。圖。盧文昭曰。正文至汎。當作至汎。

之。汎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汎當爲汎。而即音爲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汎當作汎。音汎。字从已。不

列ハ胸ヲ裂クナリ。

知ハツカサドルナリ。

選ハ齊フルナリ。

厭ハ厭、厭且ハ且厭ノ
誤リテ倒置セルモノニ
テ、且ニ牧之野ニテ紂
ノ軍ヲ壓シテ陳スルナ

易郷ハ方向ヲ轉ジテ
逃ケルナリ。

盧文昭曰。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圖。古屋兩曰。共頭即共首也。莊子曰。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音義云。共丘。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武王

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汎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

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圖。知猶主也。○又惡音烏。遂選馬而進。選揀擇也。圖。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

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圖。呂氏春秋曰。朝食於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蓋選馬則是銳兵也。朝食於

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厭且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圖。俞樾曰。楊注未明已前。謂之厭且。止云厭且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且當作且。厭讀爲壓。疆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與彼同。且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謂味且壓。管紂軍未備而陳且朝。食暮宿且厭。於文爲順。鼓之而紂卒易郷。倒戈而攻後也。鄭讀日向。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稱。易郷者。蓋謂

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漂杵。荀子不稱倒戈。其意

微ハ微驗ナリ、シルシナリ、有レ類ハ統類アリ、整齊ナルヲイフ、曲當ハツブサニ宜シキニアタルナリ。

其道一也ハ其言行ニ一定ノ統類アリテ千舉萬變チ一貫スルナリ、稽ハ成績ナリ。

鬼瓊ハ已ニ非十二子篇ニ見エタリ、瓊ハツマラヌ人ナリ、愧ハ集解本ニ愧ニ作ル。

死埋ハ此ノ人物ヲ埋滅セシムルナリ、立ハ此ノ地位ニ立ツナリ。

逢衣ハ非十二子篇ニ見エタリ、大キナル衣ナリ、淺帯ハ薄帯ナリ、解果ハ高峻ノ貌ナリ。

繆妄ノ學術雖然トシテ列舉スルナリ。

殺ハ教ノ誤ナリ。

行僞ハ行爲ナリ。

者ノ字ハ衍。

分ノ字、増注本ニハ有リ。

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闕余廉反。畜許六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微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

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類類。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隨時設教。隨世推移。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於爲治一也。稽考也。成也。此節論應變之妙。稽蓋應變不窮之意。歟。史記樞里子傳云。滑稽多。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

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鬼瑣五每反。邪

說畏之。衆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爲貴也。通則一天下。窮則

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

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

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

利爲隆。是俗人者也。今據宋本補之。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

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

陘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整。保爲墟。整下界反。保音果。墟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

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鮪魚。祝曰。蠶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車。蠶螺蓋高

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盧文弨曰。蠶當作蠶。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

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蠶螺。彼作蠶螺。鄰國作臣鄰。皆當從

彼。爲是。圖淺帶。薄帶也。本注拘矣。解果非十二子篇作第佗。未詳孰是。略法先王。而

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繆學雜舉。不

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

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

王之繆。繆。郝懿行曰。殺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繆。繆。非相篇。遠舉則病。繆

傳無舉字。此恐衍。注不足之。不衍。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

知惡者。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僞

外傳。作行爲。王念孫曰。行僞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

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

爲詐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鳥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其

圖行僞。當作行爲。義解。非十二子篇者。字衍。惡鳥路反。韓詩外傳。作不知其惡。其

呼ハ稱フルナリ、委積ハ財物ノ貯蓄ナリ。揚揚ハ得意ノ貌。其長子ハ事フル所ノ君ノ世子、便辟ハ其君ノ左右ノ小臣、擧ハ擧ノ誤、上客ハ上位ニ置カレタル客臣、儼然ハ儼然ノ誤ニテ安然ト同シ。

明不能齊ハ法教云云ト連續シテ讀ムベシ、齊ハ一齊ナリ、統一ナリ、法教ハ一定ノ法度教則ナリ、知不能類ハ其ノ知識未ダ此等ノ遠ク離レテ在ル事物ヲ類推スルコトノ出來ヌナリ。

自ハ用、内不用之以誣ノ意、下句モ同シ。

淺ハ手近ノ處、持ハ類推概括シテ把握スルナリ、先王ト後王、古ト今、必ずシモ楊注ノ如ク拘泥セズシテ可。

如別白黒ハ其分類ノ容易ナルチイフ、倚物ハ奇物ナリ、卒然ハ忽然ナリ、儼然ハ凝滯ニテ、ユキツマリトドコホルナリ、一定ノ統體例ニ照シテ比較推測スレバ、新奇ノモノモ皆サラト判断解釋セラルナリ、張法ハ其ノ法則ヲ廣ク運用スルナリ。

今從元刻刪。圖說音稅別彼列反。下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同圖明字恐衍。韓詩外傳作不知分。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稱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儼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辟延反。辟讀爲嬰。舉其院然在纏繳之中矣。圖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儼蓋儼字之誤。說文儼安也。從人意聲。意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儼。儼行而儼廢矣。儼然安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俞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是也。物茂卿曰。舉當是舉字。○長竹丈反。法

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圖俞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

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圖知音智。圖十六字句。韓詩外傳。齊作濟。知不能類。故明不能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圖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圖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圖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之意。上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蓋荀卿雖說後王。非廢先王之道。而貴後王。世人貴先王。而不知後王之道。有合先王之道者。故貴後王。而導子弟而已。其意擇先王後王之善者。而立制度也。故此以法後王論雅儒。以法先王論大儒。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也。本注拘。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恚。倚奇也。韓詩外卒千忽反。擬讀爲擬恚。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擬滯。暫作也。圖恚當作恚。字之誤也。恚與滯同。張法而度

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圖知音智。圖十六字句。韓詩外傳。齊作濟。知不能類。故明不能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圖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圖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圖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之意。上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蓋荀卿雖說後王。非廢先王之道。而貴後王。世人貴先王。而不知後王之道。有合先王之道者。故貴後王。而導子弟而已。其意擇先王後王之善者。而立制度也。故此以法後王論雅儒。以法先王論大儒。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也。本注拘。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恚。倚奇也。韓詩外卒千忽反。擬讀爲擬恚。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擬滯。暫作也。圖恚當作恚。字之誤也。恚與滯同。張法而度

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圖知音智。圖十六字句。韓詩外傳。齊作濟。知不能類。故明不能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圖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圖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圖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之意。上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蓋荀卿雖說後王。非廢先王之道。而貴後王。世人貴先王。而不知後王之道。有合先王之道者。故貴後王。而導子弟而已。其意擇先王後王之善者。而立制度也。故此以法後王論雅儒。以法先王論大儒。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也。本注拘。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恚。倚奇也。韓詩外卒千忽反。擬讀爲擬恚。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擬滯。暫作也。圖恚當作恚。字之誤也。恚與滯同。張法而度

掩然奄然也、同シクシテ遠ハザル貌。

存ハ僅ニ存續スルダケナリ。

久ノ字ハ下句ニ連續シテ讀ムベシ、即チ長クトモ三年ニシテ云云ナリ、後ノ字刪ルベシ。

錯ハ措ナリ、舉措ハ一掌手一投足ノ如ク容易ナルヲイフ、伯ハ白ト通ズ、大名盛徳天下ニ顯明ナルヲイフ。

之則掩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掩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

各反掩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闕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掩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闕宮弁奄奄掩並通楊云掩與暗同失之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存

而好利故凶也國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雅儒則千乘之

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三年天

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

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而後三年爲

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後三年無後字先謙

案俞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棊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

同意國以殷湯周文充之拘矣國此上疑有脫文當言用千乘之國則三年而後天下爲一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

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

讀爲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

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爲人上

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

是白光輝於天下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

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

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國舉錯而定謂其速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

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

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國盧文弼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國說苑曰

官如入晦室夫耳聞之不如目視之目視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

久而愈明通明於事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

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

學者人無它在此於行其所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

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國盧文弼曰案漢書禮樂志云

力今從宋本訂正國謝塘曰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

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知知之而不行雖敦必

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

君子之通困躓也國敦敦詩書之敦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故人無師無法

雖當非仁也トハ實行ヨリ得タルニ非ザルモノハ實情ニ疎キ故ニ、タマタマ理ニ當ル事アルモ施行ニ無理ナル所アルナリ。云能ハ有能ト同シ。

豪ハ増注本毫ニ作ル。識ハ記識ニテ知覺記憶、知ハ推測理會ニ達セル者。

實行ヲ待チテ始メテ事理ニ明達スルナリ。

爲ハ増注本謂ニ作ル。

通ハ物ノ理ニ通曉スル
ナリ、盡ハ物理ヲ窮メ
ツクスナリ、速論ハ事
物ノ是非ヲ速ニ判斷明
辯スルナリ。

隆性ハ粗惡ノ本性ヲ
ヨキモノト思ヒ尙フナ
リ、積ハ性ト反シテ後
天ノ經驗習慣ヲ重ヌル
ナリ。

情ノ字ハ積ノ誤、師法
經驗訓練ヲ積ムニヨ
リテ得、自然ノ本性ニ
得ルニアラズ、性ハ獨
立ニテハ治ムル能ハ
ズ、必ズ積習ニヨリテ
化スベキノミ。

寫ハ作り出スナリ。

此ノ情モ積ノ誤ト知ル
ベシ、可爲也ノ也ノ字
増注本乎ニ作ルハ非ナ
リ、注錯ハ措置ナリ、種
ニ取扱フナリ。
并一云云ハ、專ラ一事
ヲ反復シテ他ニ移ラザ
ルナリ。
實ハ氣質ナリ。

而爲ハ増注本謂之ニ作
ル。
字中ハ空開、六指ハ上
下四方、極ハ六極ニテ

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
勇則速成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
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
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
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
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蔣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
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章賢
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
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元本無云字是也此蓋
衍不與非十二子篇云能同也考本注意亦非楊倂以後誤也哀公篇曰士不信怒而有
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
身爾也○知音智下知則同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

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
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決
注聰各本譌聽據宋台州本改正論如蘇秦張儀是也○盡津忍反下同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

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
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所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國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
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
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
改正國舊本性作情積作性注云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宋本亦同非

荀卿唱性惡之意蓋正文及注好事者改之也今
正文及注據元本改之近來觀謝塘說亦與余符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
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哀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
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
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
在化之也國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
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
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
爲也然而可化也國情字爲積爲是下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
情字同國治下蓋脫乎字此設疑之辭

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
爲之也國天命之謂性非人為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
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
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國乎猶也也國乎當作也注

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
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
并讀爲併一謂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
本質國晏子春秋曰汨常移質習俗

移性愛曰及既化而移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
本質國晏子春秋曰汨常移質習俗
性質則足獨立而治也并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

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國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
海國舊本宋本作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

今據元本改之且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

而爲ハ増注本謂之ニ作
ル。
字中ハ空開、六指ハ上
下四方、極ハ六極ニテ

而爲ハ増注本謂之ニ作
ル。
字中ハ空開、六指ハ上
下四方、極ハ六極ニテ

塗之人百姓之道塗二往來スル衆人ト百姓トナリ。人之所積ハ人ノ善莫ナルヲ積習積ミ重クナルナリ。耕ハクサギルナリ。鋤ハキルナリ。反ハ販ナリ。織事ハ其ノ工匠ノ事ヲ習ヒツクナリ。其服ハ其ノ土地ノ衣服ナリ。

迪ハ進ナリ、忍心ハ殘忍ノ心、復ハ反復之ヲ

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塗之人百姓。國先謙案。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積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

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人積耨耕

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國耨乃豆反。賈音古。

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

服。安習其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謂中夏。國夏戶雅反。是非

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國靡靡切也。積靡猶積習也。故人知謹注錯。

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國謹注錯習俗。謂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國注爲下脫大字。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

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

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報反。國徼古堯反。求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

於宵反。國惡鳥路反。好呼。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

顯ミルニテ、深ク實際スルナリ、茶毒ハ苦菜ノ毒ニテ、害惡ニ譬フ。人論ハ人倫ニテ人物ノ等類ナリ、此下ノ一節ノ題日トス。

汗漫ハ汗穢ナリ。

其ノ字甚ニ作ルベシ。漢晉ハオロカナリ、解前ニ見ユ。

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茶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人論。王念孫曰。人之善惡。論慮困反。國安然爲茶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國民猶人也。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綏。荀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楊說。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能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國論人品也。志不免於

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汗漫。而冀人之以己

爲脩也。汗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國王念孫曰。漫亦汗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岱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汗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汗漫者。竝同。國漫無差別貌。○己音紀。下同。行下孟反。下同。其愚陋溝沓而冀

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沓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國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志忍私。然後能公。行

台州本亦作甚。國溝沓解前。○晉音茂。知音智下同。志忍私。然後能公。行

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

不自以爲知也。楊注非。國好呼報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

荀子卷四 儒效

檢式ハ法式ナリ、人物ノ等倫區別ハ禮ニ於テ定メツクサルナリ。

壇字ハ一定ノ範圍、防表ハ一定ノ標準、一隆ハ尊重スルトコロ一定ナルナリ。

道德之求ハ政治之求ノ誤、政治上ノ質問ヲ以テ答テ求メラルレバ、國家人民ノ安寧存續ヨリ以下ノ小事ニハ説キ及バズトナリ。志意ハ志意ヲ修ムルコト。二後王トハ後王ヲオキテ別ニ先王ヲ説クナリ。

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天子下舊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上文云。勢在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音古。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國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國倫盧困反。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堤。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所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國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

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重安存。問學則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揚說失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文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以百姓言。國言有壇宇。非法不言也。防表謂禮也。○行下孟反。下同。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國先謙案。下。退嫁反。下同。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國舊本土作事。今據宋本改。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即告不以遠古也。

舍後王而言。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一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遠。則爲浩蕩難信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官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國先謙案。如衛靈公問。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國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學。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音扶。

蕩ハ漠然トシテ信シガタキナリ。不雅ハ不正ナリ。臣之ハ巨之ノ誤、不ノ外是ハ以上ノ事一定ノ範圍ノ外ニ出デザルナリ。

和解調通ハ寛大温和ニ
融通ナツクルナリ、疑
止ハ本ト疑止ニ作ル、
定止ノ意ニテヨイ加減
ニクヒ止ムルナリ。

嘗試之說ハ用ヒラルル
ヤ否、兎ニ角試ニ言フ
ナリ、鋒起ハ蜂起ニ同
シ。

傷之ハ政ヲ傷ヅクル
ナリ。

徒ニ一定ノ法規ニノミ
率由シテ其ノ意義精神
ヲ講論セズンバ、法規
外ノ特別ノ事情ニ接ス
レバ取り擧ゲテ辨ズル
コト能ハザルベシ、職
ハ一定専門ノ職務、通
ハ一般ノ事ニ通曉スル
ナリ、隊ハ墜ト同シ。
職之衡ハ聽之衡ノ誤ニ
テ、政ヲ聽キテ判斷ス
ルノ標準ナリ、繩ハ軌
範ナリ。
以テ類舉ハ類例ヲ以テ
推シテ辨ズルナリ。

無經ハ至正一定ノ常
法ナキナリ、辟ハ僻ナ
リ。

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隨。儒效篇至其頭而山墜。漢石經論語殘碑。未墜於地。漢書王莽傳。不墜如髮。並以墜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綱差者矣。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先謙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爲說。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爲亡。王讀遂爲墜。說較長。注肯字。各本譌有據。宋台州本改正。圖殆近也。遂據下文當作隊。與墜同。且案史記。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

而無所疑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圖謝此今官人中之和事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遂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疑當作疑。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疑。經典亦多改疑。人皆知疑。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疑。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疑爲俗冰字。唯詩膚如疑。脂正宜作疑。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疑。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也。今改從宋本。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言銳而難拒也。圖嘗試之說。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霸三。道試之。不從。乃以強國之道說之。之比。詳見商君傳。鋒與蜂通。蜂起喻多。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圖先謙案。詩閟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之言。此大字義同。圖杜效曰。上言威猛之失。此

言寬和之失。故曰是又傷之也。圖上云。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此亦宜言大事小事之失也。蓋有脫誤。故不成言。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也。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圖禮記云。其有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圖中和謂中正和易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圖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左知其右。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圖盧文治要有而字。圖傳。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圖王念孫曰。偏不足。以給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賸字。正所謂不偏也。偏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圖物茂。卿曰。偏當作偏。執齊則不

偏。偏。圖古相通用。貴賤ノ身分均シクシテ別ナクシバ、スベテテ出テ十分満足スル儘ニ出來ズ、勢位ニ大小不

齊アレバコソ統一モ出
來レ、若シ衆人差等ナ
クバ相制シテ使用スル
コト能ハザルベシ。
天數ハ自然ノ定理ナ
リ。

兼臨ハ一人ニシテ多ク
ノ人ニ臨ムナリ。
書ノ意ハ真ノ齊一ナル
モノハ不齊一ノ上ニ存
スルモノナリトナリ。

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國榮辱篇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與此相發。有天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國處置也。○差楚宜反。處昌呂反。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國數猶道也。○夫音扶。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不能足也。國惡鳥路反。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物窮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同。爭則亂。亂則窮矣。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馬駭於車中也。與。駭。不安位。駭。政不安也。上之政也。馬駭與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國郝懿行曰。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脈債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騶而謗木不絕於堯年。昔邁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謂有常餼。補孟子所謂。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如是則庶人安政矣。

曲當ハウマイグワイニ
當ルナリ。

一出一入ハ或ハアタル
處アリ、或ハアタラヌ
處アルナリ。
無觀ハ觀ルニ足ラザ
ルナリ。
聚斂ハ人民ヨリ重稅ヲ
取リタルナリ、計數
ハ權謀術數ナリ。

取民ハ民心ヲ收攬スル
ナリ。

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國傳直。戀反。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國盧文昭曰。猶元刻作由與。猶舊作由。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國盧文昭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國盧文昭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遺之。國數猶術也。呂氏春秋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未及取民也。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國民下當有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

筐篋ハ衣服寶物等ナ
ル長方形ノ竹器ナ
リ、漏ハモレツキテ漏
ルナリ。

能食之不能教之也。國愈樾曰。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管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取上舊有不字。據宋本元本。韓詩外傳。章書治要除之。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爲政修禮下。俱有者。宋龔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章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故脩禮者。王爲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亾。圖王于。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圖王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澆也。字或作蓋。蓋爾雅曰。蓋澆也。方言曰。澆。澆也。澆極也。郭璞曰。滲澆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澆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澆陂池也。澆。漏古同聲。故澆澆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澆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亾。敵得之以疆。聚斂者。召寇肥敵。亾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圖韓詩外傳曰。聚斂以招殺積財以肥國。危身亡國之道也。○王

人ハ他國ノ人心、與ハ
與國ニテ同盟國ナリ。

人ハ他人ナリ、出ハ士
ノ誤、下文亦同ツ。

地來ハ土地加ハリ來ル
ナリ、民去ハ民ヲ失フ
ナリ、累ハ煩累ナリ、守
者ハ守ル所ノ土地ヲ指
ス、所以守一者ハ土地
ヲ守ル人ナリ、是以ノ
以ノ字ハ衍。

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疆國之術。則奪人地也。與。今據宋本。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圖王于。用疆者。用疆力勝人。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圖俞樾曰。出非知疆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當爲士字之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爲爲。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圖惡鳥路反。下同。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圖爲于。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

懷古壞下通不、諸侯
晋ト交ヲ壞リ怨ヲ連
ネ、當ニ我ガ其ノ敵ヲ
ルコトヲ忘レザルナ
リ。

同間ハ隙ヲ窺フナリ、
承敵ハ弊ニ乘ズルナ
リ、此レ強大ニセント
スルモノノ自カラ危キ
ニ陷ル所以ナリ。
増注本此ノ上ニ也知強
大之敵ノ六字アリ。
知強大者ハ知強道
者ノ誤ナリ。

王命ヲ以テスルハ敢テ
自カラ擅ニセザルナ
リ、疑ハ定ナリ。

之人也。國愈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
文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國物茂卿曰。是以之以衍。諸侯莫不懷交接
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不忘與
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句。壞懷
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句。壞懷
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連讀失之。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
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
接。猶云。懷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
也。懷字雖不穩。作壞者似是。此疑有錯誤。當作諸侯交接。莫不懷怨。而其敵不忘。上八
字句下五字連下十字讀成句。

言與國離乎內敵國伺乎外也。何強大之間。承強大之敵。此強大之
殆時也。殆危也。國虛文。詔曰。元刻敵作弊。宋本敵下有也字。又有知強大之敵五字。
強大之敵六字。此蓋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國承敵為欲乘敵也。元本敵作弊。無也知
衍文。○間古晏反。知強大者不務強也。王引之曰。強大當為強道。強道謂
所以致強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強而反
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強道者不務強也。下文云。是知強道者也。正
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強道者。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
強道之不同。故此云。知強道者不務強也。兩強字亦上下相應。則強下之字作道。不作大
明矣。今本作強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強大而誤。楊云。知強大之術。慮以王命全其
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強大。圖大下疑脫之敵二字。慮以王命全其
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疑定也。定其德。謂不
輕舉也。圖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言知強道者不務以力勝。入大氏以王

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
慮。率用賞慶刑罰。教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
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無王霸之
常勝。主或衍字。圖古屋兩。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主則強國
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王念孫曰。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
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備。字從用。從省。荷音棘。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
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
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
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一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
械用耳。議兵篇云。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樁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
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與攻同。苦與樁同。尙完利。便備用互證之。而義益明。圖備用謂
武備之器用也。左氏傳曰。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杜預曰。器用軍國之器。○辟步亦反。圖注足
當是器字誤。觀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
引左傳可見。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
漢之材官也。圖愈樾曰。募乃募字之譌。毛詩。猗猗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募兮。是募與選
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募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僕。具也。食部。饜。具也。選與僕並從異聲。募
與饜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文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話。閱。具也。是募
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
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伎之士耳。纂誤與此同。說詳管
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

王命主ノ王主二字ハ衍
文ナルベシ。
備用ハ一切ノ設備使用
ナリ。

募選ハ主トシテ兵士ニ
就イテイフ、材伎ハ材
能伎藝ナリ。

漸ハ讀ナリ、先ハ誘導
スルナリ。

友敵ハ親シキ友達對手
ナリ。

覇ノ字ハ衍文ナルベ
シ。

子圖選字絕句。議兵篇有招近
慕選之語。材伎材能伎藝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
切讀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漬也。浸也。嚴刑罰以糾之。
深染入也。楊注凡漸皆訓進。故多失之。嚴刑罰以糾之。
罰各本罰誤賞。據。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
宋台州本改正。并讀爲併。下同。存亡。狄人滅衛。齊桓公城楚丘以
之矣。封之是也。繼絕。魯絕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是也。脩友敵之道。以敬
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家田虎曰。脩友
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敵之道。言爲朋友匹敵之交也。所以親之
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
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者。

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
之道。行下孟反。信。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無王者。則霸王常勝也。圖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也。是知霸道者也。
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
王。霸王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王字。蓋涉上文
王霸王而衍。楊不知霸王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爲霸王則常勝矣。爲句。具見楊注。則句法
與前不合。圖物茂。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
卿曰。王霸之霸衍。齊閔王出奔莒也。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此曰五國。蓋傳聞之異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爲
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爲王。所以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
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爲妙。苟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爲言。今亦改爲妙矣。古無妙
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
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
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
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圖物茂
卿曰。眇妙通。冢田虎曰。案。猶易所謂妙萬物而爲言之妙。王肅本作眇眇是深妙之意也。世
道全美者。是縣天下之權稱也。之縣。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
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
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圖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攻
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
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圖而王。○王者之人。王者
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也。圖王念孫曰。飾讀爲飾。古字通。聽斷以

眇ハ眇然トシテ遠ク一
般ニ超エタルナリ。

王者之人ハ一題目、王
業ヲ成ス人ヲ佐グル人
ナリ。

類ハ一定ノ法ナリ。

王者之制ハ一題目、制ハ制度ナリ、以下數句已ニ儒效篇ニ出ヅ。

人徒ハ使ヒ人ナリ、等宜ハ等儀ニテ一定ノ類別アリテ混雜セメナリ。

舊文ハ一定ノ正色ナリ。

王者之論ハ王者之倫ニシテ儒效篇ノ人論ノ人

類。

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有法者以法行之無法者以類行之。斷丁亂反。

明振毫末。

也。振舉也。言細微必見也。振當作振視也。

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後王。

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

道不過三代。法不貳。道過三代謂之蕩。法

貳後王謂之不雅。

並已解上。先謙案見儒效篇。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

數。

人徒謂士卒胥徒也。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

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

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

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

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

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雅聲也。色則凡非舊文者舉

息。謂染絲畫繪之事也。舊文謂五色也。禮記曰。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與此相發。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

舊謂三代故事。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

必遠舉也。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

倫タルト同意、王タルモノノ倫類如何ヲ説クナリ。幸ハ僥倖ナリ。幸位ハ官等位階、不遺ハ空位ナク皆其人ヲ得ルナリ、折願ハ正直ナル者ヲ擇リテクルナリ、必ズシモ王氏ノ如ク幸強セズ、不過ハアヤマラヌナリ。

王者之ノ下法ノ字ヲ脱ス。

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為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孫皆讀為倫。而於此失之。古屋高曰。論卽下文定論。無

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微倖也。國朝

直遙反。下同。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

級不遺。析願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願怒之民。使與凶悍之民

是也。刻深也。王念孫曰。析願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

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

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折暴禁悍。防淫除邪。折暴二字。語意不倫

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

折暴為折。急當為願。亦失之。又曰。析當為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

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為制。願讀為儆。說文。儆。音與願同。點也。言

制。桀黜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

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

下文。折暴禁悍。淫除邪。折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為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

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為急。韓詩外傳。折暴。今案。析願禁悍。尚書所謂。旌別

淑慝之意。桃源藏曰。刑罰不過。言不過輕重也。願。析

願。韓詩外傳。折暴。為是。上言賞賢能。此言罰不善。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

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

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論夫音扶。○王者之等賦。政

等賦ハ賦稅ニ等級ヲ
ツケルナリ。
政事ハ民事ナ正スナ
リ、財ハ裁ニテキリモ
リナスルナリ。

什一ハ收入ノ十分ノ一
ヲ稅トスルナリ。

關ハ關所、市ハ市場、幾
ハ檢査スルナリ。

禁發ハ禁閉ト開放ナ
リ。

衰ハ差ナリ、土地ノ善
惡ヲ視テ征賦ノ輕重ヲ
差別スルナリ。

理ハ分ナリ、道程ノ遠
近ニヨリテ貢物ノ分量
ニ多寡ヲ別ツナリ。

歸移ハ財物粟米ヲ各地
ニ運搬スルナリ。

幽閑隱僻之國ハ僻遠ノ
地ナリ、趨使ハ王者ノ
タメニ奔走スルナリ。
無ハ雖ニ作ルニ從フベ
シ。

翻ハ羽ノ莖、齒ハ象牙、
犀ハ犀ノ革、曾青ハ銅
ノ精、丹干ハ丹砂ナリ。

紫紘共ニ草ノ名。

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爲正事。桃源藏曰：「下當有法字而絕句。下文曰：是王者之法也。可以證焉。」

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

音誤。今據宋本韓本孫鑄本改之。蓋以齊語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章昭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相地而衰，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化居不使，所謂無滯留也。孟子：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才力也，不疾其勞。

無幽閑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謂奔走也。無幽閑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閑隔也，言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家田虎曰：幽閑隱僻，謂遠境邊國也。○開古晏反。樂音洛。○無王霸篇作雖韓詩外傳同。夫是之謂人師。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入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

是王者之法也。

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入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

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銅之精，可續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研，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寶。丹研，即丹干也。既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丹干本注前說是也。正論篇曰：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東海

則有紫紘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曰：石賦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賦，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按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賦居業反。○盧文弨曰：注賦元刻作勛，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紘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此之

文旄ハ旄トイフ一種ノ
牛ノ尾ヲ染メタルモノ
ナリ。

澤人ハ澤ニ入ル人、山
人ハ山ニ入ル人ナリ。
斲ハ斲ルナリ。

飾賢良ハ賢良ノ人ヲ
シテ其位ニ相當シテ、
車服ヲ美ナラシムルヲ
得ルナリ。
大神ハ大妙用トイフガ
如シ。

高山ハ岐山ヲ指ス、荒
之ハ既ニ天然ニ高キ

於萊純錫編綴之於萊亦純錫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絃當爲給右傍谷字與去
相似(給之)給猶卻之譌却也說見榮辱篇葛精曰給(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
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給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爲食言以葛爲絺給也是東海有給之證紫與給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
誤(紫絺二物紫謂染紫草也桓公會好服之則東國之產乎絺疑當作絺列子曰周穆王
衣阿錫曳齊絺注云齊名絺所出班婕妤怨歌行亦云新裂齊絺素是也古屋高曰禹貢青
州厥貢鹽絺絺恐是絺誤暫記
兩說以待知者○衣於旣反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
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
皮今之屬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彩者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
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
菽粟
賈音古
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
物皆盡其美而來爲人用
也覆扶又反盡津忍反
上以飾
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飾謂車服養謂
衣食樂音洛
夫是之謂大神
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國)郝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
也楊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爲言亦即大治之意(國)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大神○夫音扶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頌天
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
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國)毛萇曰作生也鄭玄曰高山謂岐山也○大音泰
○以

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
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
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國)王念孫曰始終二
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
亦非謂雜與(國)冢田虎曰萬事萬物與日月運行四時代
謝俱而始終循環乃是天下之治也已○舍音捨衰如字
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
君子也(國)治直吏反
爲
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
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
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國)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
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
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
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國)物茂卿曰爲
學也積重積累申重也愛曰本注好上疑
脫極字○貫與慣同重直用反好呼報反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
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
參謂與之相參共成
化育也摠領也(國)要也
刻皆無(國)參猶言參佐也摠猶言總管也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
夫音扶
下夫是同
君臣父子兄

モノチ、大王更ニ之ヲ
尊崇シテ一層大ナルモ
ノヲシムルナリ、彼
ハ天ヲ指ス、康ハ安ナ
リ、天然ノ美ハ聖人
爲ノ力ニヨリテ一層
美ヲ加フルナリ、
以テ類行雜ハ類ヲ以テ
雜行ノ事トシテ推シテ
行クナリ、以テ一行萬
モノニ理ヲ以テ萬殊ノ事
物ニ推シテ行クナリ、
共ニ千狀萬態ナリトモ
皆一理ニ歸スルナリ、
フ、一理トハ即チ下文
ノ始終關シ、相成シ
テ離シ毀シベカラザル
コト是ナリ。
貫之ハ之ヲ習慣トス
ルナリ、致好ハ極メテ
好ムナリ。
君子之始ノ之始ハ衍文
ナルベシ。

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
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
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國)王念孫曰始終二
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
亦非謂雜與(國)冢田虎曰萬事萬物與日月運行四時代
謝俱而始終循環乃是天下之治也已○舍音捨衰如字
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
君子也(國)治直吏反
爲
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
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
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國)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
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
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
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國)物茂卿曰爲
學也積重積累申重也愛曰本注好上疑
脫極字○貫與慣同重直用反好呼報反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
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
參謂與之相參共成
化育也摠領也(國)要也
刻皆無(國)參猶言參佐也摠猶言總管也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
夫音扶
下夫是同
君臣父子兄

朝ハ諸侯ノ天子ヘ來ル
ナリ、聘ハ諸侯ノ大夫
ヲシテ相訪ハシムルナ
リ、師ハ二千五百人、
旅ハ五百人、一ハ理ノ
一ナリ、理ハ上ノ始終
聯關相成ノ理ナリ、下
文ノ一也トイフモノ皆
同シ。

羣トハ社會ヲ成スコト
ナリ、彼此上下ノ區分
アル故ニ、亂レズシテ
相羣スルヲ得ルナリ。

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
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圖盧
文昭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圖本注一世下疑當有終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
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圖
盧文昭曰注之治舊作之始。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圖一者謂
事異而義同。下同。本注治字舊作。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君君
始。今從謝塘說改之。○朝直遙反。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君君
臣臣。父子兄弟一也。使入一。農農士士工工商商
一也。使入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
於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長知謂
性禽獸有知而無義。圖郝懿行曰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
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
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圖尙書曰惟天地萬物
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力
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圖分
扶問反。下分何分義無分同。分何以能行。曰

以義ノ以ハ増注本ニア
リ、衍文ナリ。

宮室ハ家屋ナリ。
序ハ次第ヲ分チテ仕事
ニ便ニスルナリ。
裁ハ制裁利用スルナ
リ。

六畜ハ牛馬羊鶴犬豕ナ
リ、長ハ長養ナリ、得
命ハ生命ヲ安ンツウク
ルナリ。

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圖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
以字。宋龔本同。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
案元刻是。今依王說改。圖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
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圖物謂禽獸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圖先謙案。
說見非十。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
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
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禮
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
身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君者善羣也。善
使人爲羣也。圖本注善下似脫羣字。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
圖依音述義。猶天下歸往謂之王也。安其性命。圖當丁浪反。畜許
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又反。下同。長竹丈反。下同。故養長時則六
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圖養長時謂不靡不卵之類。殺生
時謂草木零落入山林。榮華滋碩時不入也。政

碩ハ大キクナルナリ。

鷄ハ海ヘビ又ハウナギノ類。孕別ハハラミ分焼スル毒藥ハ魚ヲ殺スニ用ヒルモノナリ。

汗ハ水ノ溜レル處ナリ。時禁ハ時期ニヨル禁制ナリ。

童ハ秃山ナリ。聖王之用也ハ聖王財用ノ法上ノ如キナリ。上察以下一節ハ聖人ノ德ヲ述ブ、察ハ明、錯ハ安ンジ置カルルナリ、塞備ハ塞滿ノ誤ニテ充満ノ意ナリ。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

時謂有常服謂爲之任使也。令舊作命。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圖用功用也。下文言功用之盛。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

圖天音厥短。折也。下同。

鼉魚鼈鱉孕別之時。

別謂生育。

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鼉音元。鼉大多反。鱉七由反。鱉上演反。別彼列反。

罔罟毒藥不入

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

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醜者。圖月令季春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饑獸之藥。毋出九門。

罔罟。罔音古。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汗停水之處。謹嚴也。圖汗音烏。

故魚鼈

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

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圖本注用謂上當有餘字。

斬伐養長不

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

聖王之用也。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

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圖上察。以下論聖人之德也。察明也。○錯如字。塞

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

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今本備譌作滿。塞滿天地之間。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圖塞悉則反。

微而

明短而長。狹而廣。

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

神明博大以至約。

言用禮義治化雖神

者。謂之聖人。

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圖先謙案。與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

故曰。一與一是爲人

者。謂之聖人。

義可互證。楊注未晰。圖此謂純一於禮義爲人也。君道篇曰。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圖諸說不安。竊疑是

當作奪奪古文作攷。訛缺誤寫爲是字歟。爲去聲。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圖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

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

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析。經

傳寫雜亂。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

不可考矣。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圖俞樾曰。楊

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

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

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

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

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

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圖宰爵。大宰。爵。在周官六命者也。其不稱大宰者。下文

帶三公八命者。故此加爵字。以示六卿六命者。案周禮宰夫職曰。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

其薦羞。從大宰而砥滌濯。又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

一與一ハ彼モ一此モニ準據スルナリ。

序官ハ王者ノ官ナ次第スルノ法ニテ、本節ノ題目ナリ。

宰爵ハ司徒司馬ト共ニ皆官名ナリ、之牢ハ俗本顛倒、今集解本ニ從ヒテ正ス。

百宗ハ百族、立器ハ各地制スル所ノ器械ナリ。

乘白ハ乘伯ニ同ジ、乗ハ車、伯ハ百人ノ一團ヲナスモノナリ。

憲命ハト法令ナリ、詩商ハ詩章ナリ。

賜之殮牽與其陳數然則其實宰夫之職掌而大宰長官則與聞之故曰知之也知猶主也又呂子十二月紀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士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是大宰掌祭祀犧牲明也抑以周禮宰夫職載之世人多疑之今考雖序官次第不詳豈以宰夫發端哉宋本宰之作之字似是○食祥吏反爾爵字不可解疑當作宰夫禮疏云饗有酒食有酒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據宋台州本改正圖古屋高曰小司徒職曰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是也爾宗疑當作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爾郝懿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斷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周官百人為卒不同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個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孫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為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句不可言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爾古屋高曰白當作馬音之誤也如禡通作伯音近故也○乘實證反爾注甸徒當作白徒管子乘馬篇云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蓋據此傳寫者因上有甸字而誤耳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

以時ハ適宜ノ時ヲ以テナリ、順脩ハ慎脩ナリ。

臧ハ増注本ニ臧ニ作ル。

艾ハクサヲカルナリ。

境ハ瘠地ナリ。

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爾憲命猶憲令也謂學宮之法令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審詩商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寧戚之悲歌也爾虛文昭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為章商古字通樂誓我商賈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為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爾禮記曰樂師辨乎聲詩又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由是觀之詩商則聲音之名而大師之職掌也故荀卿云爾樂論篇作誅賞者非也謝朓曰注其所上謂誅賞三字脫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爾或曰商當作音古字相似然賈誼新書亦云審詩商似非誤

禁淫聲 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

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

師之事也 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

脩隄梁 隄所以防水梁橋也

通溝澮 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澮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

行水潦 行巡行也下孟之也○

安水臧 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水歸其壑才浪反

以時決塞 早則決之水則塞之不潦音老

反爾冬安水臧夏注 使失其時也爾塞悉則

艾讀爲刈爾管子立政篇作粉稷 高下原濕也五種黍稷豆麻麥

劉績注粉亦稷也耘當是粉字誤 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火燄ハ大法ニテ、山澤ヲ焚ク時ヲ定ムルモノナリ。百索ハ凡百ノ需用品ナリ。

虞師ハ山澤ヲ掌ル官ナリ。虞ハヤシキナリ。

樹藝皆植エツケナリ。開ハ開ト同ジ、習ハスナリ。

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境苦交反。國相息亮反。種主隴反。

省農功。

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國省悉井反。

謹畜藏。

謹嚴也。畜勅六

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他不能。

也。治田田峻也。國郝懿行曰。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國樸舊作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王霸篇作朴。

脩火憲。

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國憲法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索即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蔬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國百索猶百求也。禮論篇曰。百求可以得矣。○索色白反。以

時禁發。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國屈求勿反。順州里。使之和順。國順古文作巡。順。巡蓋通用。管子作行鄉里。定廛宅。廛謂

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國郝懿行曰。廛宅皆謂邑里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廛宅並言。則廛在市宅在邑。養六畜。勸

畜許又反。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國郝懿行曰。閒更代徧更代休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閒與閑同。爾雅。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謙案。王說是。國樹藝。簡六畜。閒當作簡。閑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教孝弟。趨讀爲促。

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

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聽其治。本注以鄉老當之。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非也。○樂音洛。處昌呂反。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上其食。而誅賞是也。

功及考工記。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是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苦脆也。國苦音監。尙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

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占履兆。占古候也。履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履。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謂兆謂

師職及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荆葦灼之。主攘擇五卜。攘擇攘除不祥。取吉事也。五

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騫。曰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僂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爲覲。男

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僂巫跛擊。胡秋。脩探清。脩其探清之事。探謂

清濁。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骹。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國愈樾曰。探

乃探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戶部。廟清也。急就篇。屏廟清。濁糞

土壤。字亦作圃。玉篇。口部。圃。園也。蓋墟墓之間。清。脩而平之。國易謂。易道

涵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治草萊也。○易以鼓

易道。治草萊也。○易以鼓

鄉師ハ一郷ノ教化ヲ掌ル者ナリ。

功ハヨクテキタルモノ、苦ハテキノアルキモノナリ、完利ハ堅全ナリ、專造ハ私造ナリ。

履兆ハ變兆トイフガ如シ。鑽ハ火ニテ灼クナリ。陳ハ布ベルナリ。攘ハ不祥ヲハラヒノケ、擇ハ吉事ヲエラビ取ルナリ、五卜ハ五種ノ兆形本注ニ見ユ。擊ハ覲ニテ男ノミコナリ、巫ハ女ノミコナリ、古ハセムシヤチンバナド不具ノ者ヲ用ヒタリ。探ハ塚ノ誤ニテ穢糞場、清ハ圃潤ニテ糞便ナドナステタル所ナリ。

易ハ草ヲ変リノケナド
シテ通リ易クスルナ
室ハ宿屋ノ類、律ハ肆
ノ誤ニテ店ノ類、平ハ
アハネク取締ヲナスナ
リ。

治市ハ市長ノ如シ。
拊急ハ折衝ノ誤、解已
ニ上ニ見ユ。

免盡ハ勉盡ニテ、勉強
ナリ。

反。謹盜賊。

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
職曰有相翔者誅之。

平室律。

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
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

爲保也。圖郝懿行曰。室律二字不成文理。疑律當爲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塵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地官圖室當作質。音之誤也。王霸篇曰。質律禁止而不偏注云。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

而貨財通。

圖王引之曰。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質字之誤也。說文。質。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質。商行而資。遂廢此資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

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

拊急禁悍。

拊當爲折。說見上。圖亦當作折。暴下云。使暴悍以變。

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

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圖盧文昭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免之。谷永傳。閔免通樂。皆以勉爲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爲盡。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宜因移書勞。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爲作克。辯見君道。圖順舊作慎。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免

讀爲勉。偷薄也。前載宰司徒司馬職掌。此復載冢宰職掌者。案周禮六卿皆六命。三公八命。而不必別置之。六卿中有德者帶之。如周公冢宰而帶三公是也。然則前載者六卿職掌。此載者三公職掌而已。非重複也。○度待洛反。盡津忍。反。圖盡當作盡。詩曰。王之盡臣。無念爾祖。蓋進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圖行下孟反。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圖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圖綦猶極也。致隆高。綦文理。已見仲尼篇。○比毗志反。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圖俗反之俗當作倍字之誤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亾。圖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也。句義與此同。圖具具上謂器也。下猶備也。言治國者宜擇用也。不可使亡國之器具也。○王于況反。下亦王同。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亾乎人。圖王念孫曰。與讀爲舉。說見經義述聞。殺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亾乎人。同。圖用爲也。物茂卿曰。否也之也。行。○乘實證。反。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十三字一句。王霸安存

辟公ハ三公チイフ。

振ハ振ヒ起スニテ已ニ上ニ見ユ。

順比ハシタガヒシタガフナリ。

俗反ハ倍反ノ誤ナリ。
王タリ謂タル等ノ事項
條件皆具ハリテ始メテ
王タリ、又謂等タルナ
リ。

制ハ制限條件ナリ、與
ハ皆、此ハ此方ニテ即
チ自己ヲ指ス、條件我
ニアリテ他人ニ在ラザ
ルナリ。

縣ハ縣絶スルナリ。

就ハ成、隨ハ隨ノ誤ナリ。吾ガ力足ラズ、已ムヲ得ズシテ暴國ニ與ストモ、與暴ノ大事ニ關セズ、大事ニ關スルハ反ツテ平日全盛ノ時心ヲユルシテ、矯飾ナキ際ニアリトナリ。

爲王者之所ハ王タルベキ者ノナスベキ所ナスナリ、滅亡之所モ同様に知ルベシ。爲縦横之事ハ國家ヲ經營スルナリ、儼然ハ伏シタル貌、案ハ兵ヲ抑フルナリ。

相卒ハ相持ツナリ、觀ハ傍觀スルナリ。節奏ハ制度ノ施行ナリ。制ハ專ニテ獨リ卓絶スルナリ。案脩ハ案脩ノ間ニ然ル字アリ。隆高ハ標準ニテ、即チ禮義ナリ、抗ハ高ク勵マズナリ。

果シテヨク以上ノ如クナレバ、堯舜ト雖モ此

危殆滅亡制與在我十二字 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乎人。一句否補美反亡乎音無。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蓋先

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爲。四海持平也。說詳彊國篇。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以豈詎二字爲一豈字義。家語三怨篇奚詎。史記張儀傳寧渠及陸賈傳何渠同。此。夫音扶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同。累苦也。脅於暴國。切也。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一句。豈字

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即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爲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爲堯。爲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開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桀許堯。天論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正論篇有教辱無害爲堯。有教榮無害爲桀。並堯桀對舉。行下孟反。此二十一字不可解疑。是他篇之錯簡。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

安危之所墮也。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日。郝懿行曰。殷者盛也。言全盛之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當殷盛之時而愉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或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國就成也。物茂。卿曰。墮。隨之誤。愛曰。言不得已而與惡人同事行者。非成功名亦非存亡安危所隨來也。殷讀爲安。以音誤。鹽鐵論有安愉之語。言功名所成存亡安危所隨來者。在中心所愉安之善不善也。國未

詳蓋謂威彊立名聲美也。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國所猶言。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能經緯邦國也。縱將容反。儼然案兵無動。以安案字亦同。苟書多用安案。合從連衡則有所偏非中立也。爲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以古書皆然。苟書亦必作從衡。俗妄改之。先謙案。殷之日與王霸篇濟之日。句法一律。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對也。彼云交梓。此云相梓。義正同。國卒疑當作梓。梓交搏也。國語曰。戎夏交梓。案抑也。卒。卒通暴國相伐而共弊。也。或曰。此句下疑脫爲是之日而權制天下之重矣。十二字。案平政教審節奏。當有之字。制。案脩仁義。抗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然行字案。讀與專同。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爲是之日而名聲制天下之美矣。案。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制天下勁矣。此云權者重之上。無所承。疑有奪文。兵者。上脫之字。抗。猶極也。權者重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

勁之名聲者美之。帶則義。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

果シテヨク以上ノ如クナレバ、堯舜ト雖モ此

ノ上ニ出ブルコト能ハ
シトナリ。傾覆之人ハ他人ヲ傾覆
スル人ナリ。

本事ハ農事ヲ指ス。
棲遲ハ財物ヲツカヒチ
ラスナリ。薛越ハ層越
ニテ、ムリニ民物ヲネ
ゲアゲルナリ。

體此ハ此ノ我が身ニ
ツケテ行フナリ、與至
ハ隨ツテ來ル者ナリ。

其上ハ彼ノ暴國ノ君ナ
リ、灼黥ハ燒キコテア
テテ、入レ墨ヲセラ
ルルナリ。

彼以奪ハ上文ノ王奪
之人ヲ承ケテ言フ、彼
レ暴國ノ君ノ民ハ已ニ
我がタメニ收メラル
トノ意ナリ。

所莫不願ハ人人ノ
皆希望スル所ナリ。

末於是矣。圖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

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

勁。城固。敵國案自誦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

圖盧文昭曰。薛越即層越。後同圖案語助也。下同。本事農事也。棲遲貨財散納人之棲息

自廢於中野也。薛越讀爲層越。通雅。賈開甫謂李密曰。民以食爲天。而有司層越如此。注曰。

狼戾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

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

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圖彼皆指暴國君

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

圖其民謂暴國之民也。若灼黥。謂畏怖之也。○好呼報反。下同。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

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圖爲于僞反。惡鳥路反。彼以奪矣。圖郭嵩焘曰。承上文

之人。已爲我奪也。圖此四字衍文。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

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圖吳語曰。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圖重

書仲虺之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圖尙書以此事爲湯之事。而

此以爲周公之事者。周公亦有此事。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也。宋本無本注。重意以下

二十六字。皆非楊注也。雖孰能有與是鬪者與。圖謝本從盧校。作孰能王引

然有益。于正文不可刪也。圖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

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圖鬪都豆反。者與音餘。安以其國爲是者王。圖安

下同。安存如字。○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

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圖以字衍。○辟步亦反。圖

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

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圖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

○厭於艷反。畜勅六反。下同。積如字。下同。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圖暴音

文昭曰。日日元刻。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圖暴音

作日月。下同。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

募選、材伎、漸、先、皆已
ニ上ニ見ユ。
相率貫ハ上下相率キテ
聯絡貫通スルナリ。
厭然ハ安然トイフガ如
シ。
拊循ハ大切ニスルナ
リ、掩蓋ハ藏スルナ
リ。

併附ハ併セ客ルルナ

伏ハ逸ナリ。

厲風焉ハ相疾△狀、頓頓焉ハ敦敦焉ニテ相親△狀ナリ。

備ハ平常ナリ、故ハ故事ナリ。
之ハ其ナリ。

安存ハ大ニ興ラザルモ向ホ危亡ヲ免ルルナリ。
楛ハカロム、シクシツカキセザルナリ。

詞ハ嫌ノ誤ナルベシ、疑ハ狐疑ナリ。
増注本、倪ナ悦ニ作ル。
好取侵奪ハ民物ヲミダリニ取リ上グルナリ。

傾覆ハ順ニ進マザルナリ。
故モ詐ナリ。

用ニ死力ハ必死ノ力ナリ。
用フルナリ。
藉ハ集解本ハ籍ニ作ル、藉斂ハ税ナトリ立ツルナリ、本務ハ農桑ノ事業ナリ。

聚之下九子積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

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

頓猶摧折也。閱閱實也。○并與併。同朝直遙反。頓竭上蓋脫一字。如是則彼日積。我日積。完。彼日積。

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

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讀曰敦。詩頓邱。爾雅釋丘。厚之意也。○離力智反。或如字。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爲是者。霸

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進退貴賤則舉備士。昭曰。句

郝懿行曰。備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備。韓詩作庸。是庸備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庸循平常之故事。之所以接下之人

百姓者。則庸寬惠。難其事。二之字與其連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

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庸備讀爲庸。庸中庸也。言雖不甚善。猶不至暴惡也。故事也。之於也

物茂卿曰。庸用也。○行下孟反。下同。猶其也。莊子曰。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

如是者。則安存。免於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楛。事行則獨疑。進退

貴賤則舉佞悅。也。佞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兌字。則悅與

兌同。當訓爲悅。謂佞容悅也。先謙案。倪蓋兌字。後人加入旁耳。說見

脩身篇。○楛讀爲鑿。不堅固也。獨當作嫌音之誤也。○輕牽政反。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

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

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苟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爲不詞而刪之耳。古書不當輒

改。謝本從盧校。如是者。危殆。立身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

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

用其藉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亾。○幽險幽深嶮險也。詐故姦

人字。今據元本標注本。孫鑛本除之。死力謂必死之力也。藉斂猶言稅斂也。詩曰。實斂實藉。

鄭玄曰。藉稅也。又鹽鐵論曰。藉斂不過十一是也。本務謂農桑也。○僑通作驕。詐側嫁反。慢

與漫同。藉慈夜反。或如字。○藉斂謂非正稅。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五

而取於民也。管子曰。藉於室廡。藉於六畜。王霸安存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

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

相懸ハ相懸隔スルナリ。

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

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其而王

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懸懸隔也。○夫音扶。

荀子卷第五終

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字而異體。

同生字內形體有異。同字疑是生字。誤古字相似。即艸木有生之生也。

無宜而有用。

此ノ篇ハ富國ノ要道ヲ論ズ。萬物共ニ字內ニ在ルモ各、其ノ形體ナリ異ニシ、必ズシモ常ニ一定シテ宜シキニ合セズト雖モ、要スルニ執レモ皆人ニ用ナキハナシ、是レ天然固有ノ道理ナリトナリ、爲ハ古于ト通用セラル。

爲人數也。

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

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

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人倫並處。猶言人道也。蓋人

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皆有可也知愚。

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同可者意同所可異也。知愚分。以爲善也。有可謂有所可也。執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

知者ト愚者トヲ問ハズ皆其ノ欲求ヲ満足スルモノヲ以テ善トナス、即チ皆有可ナリ、然ルニ其ノ欲求スル所ノ事

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謂彼字不穩疑夫字誤。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謂麥夷草萊也。○易以鼓反。下同。

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十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用之。節用謂不妄耗費也。治要句末有也字。先謙案羣書。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積子賜反。

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則田瘠以穢。也。穢草萊不易也。報反。而或以無禮節用之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呂錢本世德。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發人罪也。音矯。王念孫曰。糾收也。譎讀爲矯。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攝措。

穢ハ草類ノハハ茂ルナリ。以無ハ顧倒ス、無以禮節用之ニ作ルベシ。糾譎ハヒドク賦ヲ取りタツルナリ。

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攝措。淮南要略。覽取攝措。高注云。攝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以無疑字倒標注曰。糾譎賦劾急之意。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宋本身上有不廢在王庭。注無解今依元刻。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去之。○覆扶又反。

者也。稱尺證反。○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爲一段。舊本是盧說非也。今正。○長竹丈反。差。楚宜。故天子袿衣冕。袿古朱字。袿與袿同。畫龍於衣。謂之袿。朱袿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案周禮司服職。袿衣。大夫裨冕。而巳。物茂卿曰。諸侯玄纁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衣當屬上注非。諸侯玄纁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亦服焉。○案司服職。卿大夫得服玄冕而下。則此裨冕者玄冕而已。非驚冕。○案天子朱袿衣。經無明文。周官司服曰。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鄭注云。凡冕服玄衣纁裳。此書所書往往與三禮不符。○土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必稱位。盛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案司服職。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德。所以稱位也。位必稱祿。祿必稱用。○食爵。故必稱祿。

康誥ハ尙書ノ篇名、引カ所ノ文、原文ト同シ。カラザル事諸注説ク所ノ如シ、姑ク今引ク所ニヨレバ、人民ヲ弘覆スルコト天ノ如クニシテ德ニ順ヒテ行ヘバ、人民慶アリテ、隨ツテ汝カ身ヲモユタカニスルニ至ルベシトナリ。若ハ順、乃ハ汝ナリ。稱ハ度ナリ、等ナリ、別ナリ。袿衣ハ朱袿衣ニテ朱ノ地ニ龍ヲ畫キタル衣、天子ノハ升龍降龍、諸侯ノハ降龍ノミ、冕ハ冠ナリ、玄ハ黑ナリ、裨冕ハ卑冕ナリ。皮弁ハ皮ニテ作レル冠ナリ。

法數ハ刑徒ナリ。

出入ハ支出ト收入トヲ適合セシムルナリ。

稱數ハ適宜ノ計數ナリ。

由是推之ハ上ノ稱數ヲ標準トシテ推シ行クナリ。幸ハ僥倖ナリ。

讀爲庸動也國語曰功庸以稱之。

法數制之。

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

謂若一夫受田百畝。

計利而畜民。

使民必勝事。

事必出利。

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

百用出入相掄。

掄謂量入爲出。

使民必勝事。

事必出利。

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

百用出入相掄。

掄謂量入爲出。

使民必勝事。

事必出利。

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

百用出入相掄。

掄謂量入爲出。

使民必勝事。

事必出利。

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

百用出入相掄。

掄謂量入爲出。

使民必勝事。

管ハ主管ナリ。美之ハ人君ノ生活狀態ヲ善美ニスルナリ。

等異ハ等差ヲツケルナリ。

美惡ハ衣食住生活狀態、厚薄ハ穀祿ノ多少ナリ。

聲ハ聲聞、文ハ禮文、順ハ順序次第ナリ。

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刑

不上大夫。與此相發。數條目也。○上時掌反。量地而立國。

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

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

百用出入相掄。掄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之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余同也。方

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故自天子通於庶人。

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

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

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平均齊之謂也。蓋荀卿

省減也。謂使農夫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

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夫音扶。○人之生不能無羣。羣

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分扶。故無分者。人之大

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本利。對樞要。宜如字。而人君者。所以

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管主。領也。○樞尺朱反。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

美謂美其有分。○盧文昭曰。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

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

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

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王

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

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美惡謂宮室衣服。厚薄謂穀祿多少。○佚與逸

同。下同。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

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

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

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即仁無所施矣。楊注非。○豕田虎曰。聲名聞也。標注曰。上

下有章。謂之文。不敢凌越。謂之順。愛曰。謂仁者政事之文章。及其順序如此也。○仁疑當作

觀ハ外觀ノ美麗ナリ。

竿ハ笙ニ似タル笛ナリ、和ハ和氣ナリ。

養德ハ相當ノ節禮ヲ履行スルナリ、辨ニ輕重ハ上下尊卑ノ區別ヲ立ツルナリ。雕琢其章ハ雕琢ヲ以テ其ノ文采ヲ成スナリ、相ハ質ナリ、聲聲ハ勉強ノ貌。重色以下皆人君ノナス所ナリ。

固以爲ノ以爲ハ天下ノ萬民此ノ人君ヲ尊崇シテ、以テカクノトナメニ此ノ色味財物ヲサケルナリ。材ハ裁ナリ、制裁ナリ。

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亂反。盧文昭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翻晏子所謂君子聽之。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悅耳之音。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璽璽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隨今詩彫作追。璽璽作勉勉。古音通也。○相息亮反。

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衣於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圖先謙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既反。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強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圖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爲財。羣書治要作裁。王制篇一作裁。圖特下舊本有所字。今據宋本。元本。

韓本羣書治要除之。○王于況反。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圖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作兼利天下。以文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字衍。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音有。令聞之謂也。他篇不引詩中語者。倣此。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圖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圖治直吏反。爲于僞反。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亾。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圖羣書治要同。圖斷亾。如韓非子。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之。斷。亦謂決死也。○出尺類反。下同。覆扶又反。圖厚。卽仁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愉者。愉。歡也。圖王念孫曰。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亾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亾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亾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是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

爲ノ字ハ衍文ナリ。其知慮ハ人君ノ知慮。治之ハ天下ヲ治ムルナリ。得之ハ人君ノ知慮仁厚德音ヲ得ルナリ。佚之ハ人君ヲシテ安逸ニシテ餘閑アラシムルナリ。

出死ハ身ヲナゲ出シ必死トナルナリ。斷死モ決死ノ覺悟ニテ盡瘁スルナリ。覆救ハ保護スルナリ。

藩飾ハフチトリナシ、カザリタツルナリ。

帝ハ天帝ナリ。

愉ハ古ノ愉ノ字、卽チ盜ナリ、愉ノ上ノ字ヲ脱ス、不愉ハ生ヲマザルナリ。

其所是ハ百姓ノ視テ
ヨロシトスル所ノモ
ノ、其所得モ百姓ノ得
ル所ノモノナリ。
任ハ負擔、蓋ハ車ヲ挽
ク、集ハ成ル、蓋ハ皆
云ハ茲ニナリ、我ガ行
裝已ニ成レリ、此ヨリ
皆共ニ往イテ此君ニ歸
センカナトナリ。

上ノ人徳ヲ以テ下ヲ撫
スレバ下ノ人力ヲ以テ
上ニ事フ、役ハ使役セ
ラルルモノ、待之而後
功ハ君上ノ使役ヲ待チ
テ、始メテ功ヲアラハ
スナリ。

不得ハ此ノ君ヲ得ザレ
バナリ、以長ノ以ハ此
ノ君ノ故ヲ以テナリ。

倚挈ハムリニ引キヨセ
ヒキ上アルナリ、伺ハ
偵察シテアバキ出スナ
リ、靡散ハ疲散ナリ。

兪聲爾雅。桃偷也。小雅鹿鳴傳作桃偷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死亡。釋文並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偷祿求。趨亦與偷同。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偷。鄭箋。偷讀爲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偷。經傳中偷字。或作偷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偷。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

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多。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爾所是謂知仁德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多。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爾所是謂知仁德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多。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爾所是謂知仁德也。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多。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爾所是謂知仁德也。

成也。蓋猶皆也。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爾雅。蓋文昭曰。注。宋本作云。可歸哉。爾雅。蓋文昭曰。注。宋本作云。可歸哉。爾雅。蓋文昭曰。注。宋本作云。可歸哉。

引詩以證其所得焉。誠多。故民歸之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

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國王念孫曰。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冢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爲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

有功爲功。苟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強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戾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父子不

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爾雅。少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

皆有稅也。使貨財不得流通。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此而已。有倚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散之。有讀爲又。倚挈其事。挈舉其過。伺候

敵敗也。或曰。靡讀爲糜。靡散也。敵盡也。爾雅。文昭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散。釋文。亡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爾雅。左氏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挈之。杜預曰。挈。其足也。挈。提也。蓋挈者。自後

引之也。挈者。在前提之也。○詐。側嫁反。爾雅。靡損也。越語。靡王躬身。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亾也。汗漫。皆穢行。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

隠モ報ナリ。

掩地ハ掠地ノ誤ニテ地ヲ理ムルナリ表ハ彼此田畝ノ區別ヲ表ハスルニテヨク手入ヲスル意ナリ刺ハ割除スルナリハ古ノ草字ナリ、兼ハ糞土ナリ、長ハ増長ナリ、餘ハ荷モ生テヌムナリ、將率ハ平時ニハ州長黨正等ニテ、戰事ニハ將帥トナルモノナリ。

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書治要。句末有也字。上長上也。粥讀為粥。○倍蒲悔反。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先謙案此明分與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上明分使羣同義。畔也。王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

謂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擦與掩相似而誤矣。分扶問反。表猶高也。言覆土為畝。刺少殖穀。刺絕也。山古草字。也。刺七亦反。多糞

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

進其事業。長其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偷薄也。○齊如字。是將率之事也。

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為之說未為得也。蓋古之為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帥。賈疏曰云因為帥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帥帥也。但在鄉為州長己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為帥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為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為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即為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將率未詳疑當作農率。

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農率田峻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

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下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為之說非。天下疑當作天地字之誤也。若夫兼而覆之。

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

是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昭曰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一條。夫音扶。覆扶又反。相息亮反。墨子之言。

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小哉。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白鹿曰當作怛怛然憂貌。夫不足非天下之公

患也。非公共之患也。○于僞反。夫音扶。下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

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

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

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數所矩反。下同。然後

桃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

有此果實。謝墉曰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各本皆脫。謝墉曰注數度以盆下當有鼓。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然後葦菜百蔬以澤量。

孰ハ熟ナリ。

倭ハ飢ナリ。

然後ハ而又ノ意ナリ。

一本ハ一株ナリ。盆鼓ハ盆ヲ以テ量ナハカル。マストスルナリ。葦ハ臭キ辛キ菜ナリ。蔬ハ蔬ト同シ。澤

敖然ハ熱然ニテ煎リテ
アル貌、天下ニ存シテ
人ノ役ニタツモノノ燒キ
盡クサレタル如ク寡ク
ナルチイフ。

夫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芻ハ牛馬、象ハ犬豕、五
味ハ甘鹹酸辛苦、芬芳
ハ香ヒ物ナリ。
漸ハ漬ナリ、前ニ見ユ。
是子ハ増注于是ニ作

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言能否混同。庶官無所勉勵。不可官使也。若是則萬物失宜。

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天下

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燒焚然。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嚙

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嚙與噉同。惡音烏。爲于僞反。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

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天爲人

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

下也。管猶包也。管主領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

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塞猶充也。圖塞必將

錙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錙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

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嚴

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圖盧文昭曰。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

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圖于是。謝塘本作是于。下同。注于是。作是于。是于。作于是。以正文注語互易。誤甚。改之云。今當從之。○己音紀。下同。皆知己之所

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圖賞行。罰威。則賢

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

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

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汭讀爲滂。水多貌也。暴

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

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

而功。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圖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

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強國篇亦云。

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

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

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

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改正。圖宋本。韓本。有作

而。古屋。兩曰。使恐佚。誤愛曰。王霸篇云。事至佚而功。圖以墨術誠行之節。推之。此當有脫文。

使有功。當作愈有功。與愈。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琯琯。無功對。宋本有作而非也。

渾渾ハ水ノ絶エズ流ル
ル貌、汭汭ハ水ノ多キ
貌、暴暴ハ積ミアゲテ
高キ貌。

大ニシテ富ムハ萬物宜
シキヲウレバナリ、民
ヲ使ヒテ功アルハ賞行
ハレ罰威アレバナリ、
使而功ノ而字ハ増注本
有二作ル。

嗶嗶琯琯ハ皆樂聲ノ調
和セル貌、積積ハ多キ

徒ハ増注本徒ニ作ル、上功利ヲ收メントスルモ下コホチクツシテ成功シガタキチイフナリ。

宛囑ハ蘊囑ニテ暑サニ中テラルルナリ。

富ハ福ト古通用スレバ富ニハ福ノ意ヲ含ムト知ルベシ。

出死斷亡而愉者已ニ上ニ見ユ、愉ノ上ニ不ノ字アルベシ。均辨ハ均平ナリ。

累解ハ彼此聯關シテ解決スルナリ、速ニ乎急疾ハ民ノ來リテ力ナ致スコト急病ニ趨クヨリモ速力ナルナリ、悦モ亦民ノ悦ブナリ、威ハ畏ルナリ。

三徳ハ本注ノ前説ニ從フベシ、誠ハ誠實ニ行フナリ。書ノ語、増注本ハ元刻ニ據レリ、懇ハ勉、和ハ調和、有疾ハ來リ應ズルコト疾ク速力ナルナリ。

邪不勝ハ邪ノ多キニタヘザルナリ。勤屬ハ勤屬ノ誤ナリ、屬ハ勸ト同シ。

二字衍。偏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當作編。徒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盧文昭曰。徒壞元刻作徒壞。先謙案。元刻是。徒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故垂事。

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二者皆不可也。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囑傷暑也。或曰。宛當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囑。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國郝懿行曰。辨與偏同。古字通用。苟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國辨與偏通。君道篇有均偏而不偏之語。○爲于僞反。出尺類反。斷。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丁亂反。

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解釋也。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國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倒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國韓子曰。若天若地。是謂累解。物茂卿曰。急疾如國語。急病讓夷也。愛曰。速乎急疾。謂民應之速於趨急病也。○長竹。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累解。丈反。趨七住反。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讀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力爲調和。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國盧文昭曰。元刻作惟民其勸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國勸與飭同。勸也。宋本韓本作力。可以見矣。若語助。古文多有此例。蓋和若有疾。謂其應上之速也。議兵篇曰。下之和。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邪。猶言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爲厲。國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勵。勵。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

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解釋也。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國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倒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國韓子曰。若天若地。是謂累解。物茂卿曰。急疾如國語。急病讓夷也。愛曰。速乎急疾。謂民應之速於趨急病也。○長竹。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累解。丈反。趨七住反。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讀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力爲調和。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國盧文昭曰。元刻作惟民其勸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國勸與飭同。勸也。宋本韓本作力。可以見矣。若語助。古文多有此例。蓋和若有疾。謂其應上之速也。議兵篇曰。下之和。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邪。猶言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爲厲。國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勵。勵。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

不類類ヲ以テセズ、即チ功ト罪トニ當ラザルナリ、儉ハ險ニ作ルベシ。

次ハ適當ノ位次ニ置クナリ。

申重ハ叮嚀ニスルナリ、時ハ一定ノ時ニ於テナサシムルナリ、調齊ハ統一ナリ、潢然ハ水大ニ至リテ光アルノ貌。

塞ハ音ソク、閉塞ニテ禁ジテ行ハシメザルコトナリ。防表ハ已ニ前ニ見ユ、規範標準ナリ。

不利而利之ハ先ヅ民ニ利益セズシテ唯ダ之ヲ利用スルナリ、不愛而用之ノ用モ利用ナリ、以下數句中ノ利ト用ノ字ノ用法之ニ倣フ。

疆易ハ疆場ニテ國境ナリ、端ハ一端ナリ、候微ハ斥候巡邏、支線ハ亂レテ統整セザルナリ、竟關ハ國境關門、盡察ハ苛察ニテ細利ヲ食ルナリ。露ハ敗レテ障壁ナドナキナリ。

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厲楊曲爲之說非屬羣書治要作勵則古作厲必矣當從厲 誅賞而不類 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 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微幸免罪苟且求賞也屬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羣書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一作壹與下同屬險如怨而險之險言下懷疑心俗不平易而民德不一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 屬先謙案

晉語韋注次行列也 爵服慶賞以申重之 申亦重也再令曰申屬 時其 次之謂使之就列 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 潢然兼覆之養長 事輕其任以調齊之 潢與混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屬先謙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洗 之如保赤子 洗鹽鐵論繇役篇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即洗借字說文洗水涌光也 水大則涌而有光故 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 以爲比屬覆扶又反 化善化而 是何邪則其道易 平易可行屬邪 其所充 矣 爲善者也 音耶易以豉反 其塞固 隄防標表 者固屬塞悉則反屬塞音賽徂徠曰其道 其政令一其防表明 隄防標表 易即其政令一也其塞固即其防表明也 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 明白易識 屬先謙案

不愛而用之不如利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用之不如利而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者危國家也 屬先謙案 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危國家者 徂曰不利而後用之也 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 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 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通反屬 其候微支繚 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 其竟關之政盡察 察極察言無 不察也屬盡 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屬郭嵩燾曰候繚支 津忍反下同 是亂國已 繚多疑而煩苦竟關之政察析利而苛細知此之爲亂可 與言治矣先謙案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 露謂無城 郭說是楊注淺陋 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 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屬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 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 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露說 見管子振罷露下屬露舊作路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觀其朝廷則其貴者

不類類ヲ以テセズ、即チ功ト罪トニ當ラザルナリ、儉ハ險ニ作ルベシ。次ハ適當ノ位次ニ置クナリ。申重ハ叮嚀ニスルナリ、時ハ一定ノ時ニ於テナサシムルナリ、調齊ハ統一ナリ、潢然ハ水大ニ至リテ光アルノ貌。塞ハ音ソク、閉塞ニテ禁ジテ行ハシメザルコトナリ。防表ハ已ニ前ニ見ユ、規範標準ナリ。不利而利之ハ先ヅ民ニ利益セズシテ唯ダ之ヲ利用スルナリ、不愛而用之ノ用モ利用ナリ、以下數句中ノ利ト用ノ字ノ用法之ニ倣フ。

信者ハ親ミ信ズル者ナリ

俗ハ屬ノ誤、須執ハ順執ノ誤ニテ、ヨク習ヒナレタルナリ。

芒朝ハツカレ弱リタルナリ、優格ハ十分ニ心ヲ用ヒテ爲ス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調議ハ相調和シテ政事ヲ議定スルナリ。

陵謹ハ嚴謹トイフガ如シ、陵ハ稜ト通ズ。

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惑是

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惑所親信者不惑也。凡主相臣

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執盡察。賦斂與謂賜予

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

易急於貪利者也國愈樾曰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

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

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國須當作順字

之誤也禮論篇有順孰脩其禮義節奏也芒朝優格是辱國已。節奏

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熟也勅柔也亦怠惰之義優與慢同格

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也國勅音與勅通故本注訓柔優與漫同格與鹽同其

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

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國樂音洛難乃旦反好呼報反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

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惑是明主已凡主相

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國易以

反。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

賢能齊シキ時ハ先ヅ親近故舊ノモノヨリ採用スルナリ。

已諾ノ已ハ諾ノ反對ニテ、キキイレメナリ。

攻取二字集解本ハ刪レリ、好功ハ功業ヲ立ツルチ好ムナリ。

其臣下百吏汗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怒

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國王引之曰躁讀爲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猶

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

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汗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怒相反

是躁爲狡猾之義。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

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國已謂其難諾禮記曰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寧有已怨是也慶賞不漸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率帥同國將子匠

反率所類反。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國謝本從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昭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

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改正

國貧 所謂三百赤芻國虛文昭 工商衆則國貧 農桑者 無制數度 曰元刻作赤芻古通用 少也

量則國貧 不為限量則物耗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 百姓足君 就與不足

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 垣窳牆四周 以藏穀也窳

害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窳匹敵反國四句為縣五鄙 百姓時和事 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 時和得天之和氣謂 歲豐也事業得敘耕

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 財錢布龜貝曰貨也國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傳曰時是也本注非國事業謂萬民之 事業周官宰官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是也貨謂凡百貨財也等賦謂等差土地以敘財賦故 司徒云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是也上主米穀故曰倉廩此主百貨故曰府庫也故

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 節謂薄斂開謂 勸課時斟酌謂 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國節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用也開謂開事業以敘授民也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國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下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為夫字 之誤也苟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

節八節約、開八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

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上下共ニ大ニ富ミテ財

貨ヲ藏スル所ナキニ至

ルトナリ。

陳積ハ久シクツミオキ

タル穀物ナリ。

本ハ民、末ハ君、末ニ并

スハ君ノ方ノミナ取り

上ケルナリ。

以國持之ハ一國ノ力

ヲ以テ君ヲ載セ載クナ

リ。

習見天下以夫下為誤而 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

改之而於文義未詳審也 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國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藏古藏字也

之極也 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兼言上

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 故禹十年水湯七年

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 菜之 無食

色也國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曰後下疑 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國陳謂

舊穀也漢書食貨志曰大倉之粟陳陳相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 因充溢露積於外○復扶又反積子賜反

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慶 傾 倒也國夫音扶 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 國顧千里曰末下疑脫缺之

下同慶音厥 然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亾可立而 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 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 極也 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國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辟

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貪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微 伐本竭源覆亾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貧也貧貪形近而誤國并與併同相息

覺悟ルナリ。
百里ノ國ハ小國ナリフ
ナリ。

抗隆高ハ禮義ヲ極ム
ルナリ。

期ハ基ニテ極ムルナ
リ。
綱屨ハ麻繩ニテ作レル
處末ナル屨ナリ、誠ニ是

ハ誠ニ是ヲ行フナリ、
窮閭漏屋ハ前已ニ見
ユ、窮閭漏屋ト同シ。
以國載之ハ國ヲ體シ
テ以上ノ事ヲ行フナ
リ。

遠舉ハ暴國ノ遠ク軍ヲ
擧ゲテ來ルナリ、極戰
ハ力ヲ極メテ苦戰スル
ナリ、國內ニテハ兵ヲ
招聚シ、險固要害ヲ保
チテ如何ニ進退スベキ
ヤヲ靜觀スルナリ。

午ハ敵軍ヲ迎フルナ
リ、撥糶ハ煎ツタル麥
ヲ指先モテハツケバ、
カルクトビチルナリ、
敵ヲ敗リ將ヲ捕フルノ
易キニ譬ヘタルナリ。

浪反惡鳥路反。將以求富而喪其國。浪反。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以皆

貪失之也。圖哀公七年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數所矩反。圖韓詩外傳。作今無數十為是。君人者亦可以覺矣。

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凡攻

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

偽反。圖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圖案語助。仁人之用國將脩志

意正身行。用為也行。抗隆高。抗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圖王念孫曰。案楊

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廣雅曰。亢極也。可以充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抗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抗

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抗。釋文並云。抗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陳抗。史記貨殖

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抗隆高。致忠信。期文理。抗致。期皆極也。抗隆高。猶

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基文理也。王肅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基文理。皆其證矣。圖抗隆高。見于王制篇。致忠信。期文理。當

為基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紉屨之士誠是。圖是上恐。則雖在窮閭漏

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紉條也。謂編麻為之。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圖誠是誠行

此數事也。○紉似倫反。閻余廉反。圖言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

用國之初。未可舉兵遠出。以伐他國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若是。則為名者不

攻也。伐有道。祗成惡。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圖先謙案。備用猶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舉軍於遠也。極

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圖上下和同。而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

糧食不之。故不可當也。○辟步亦反。視其可進。謂觀覺而動也。圖王念孫曰。楊讀保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

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

其將若撥糶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糶也。俞樾曰。王氏

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然強國篇亦有視可。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改。先謙案。見可而

進。文義自明。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糶。午讀為迂。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

煮種麥。賣之名曰糶。據鄭之說。糶麥之牙葉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糶。如以手撥糶也。糶

音豐。圖盧文昭曰。此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種二字。

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郝懿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糶者。

熬麥曰糶。見籩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爛。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易。苟義當。然籩

人注。又云。今河間以北。煮種。直龍反。麥賣之名曰達。達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稗米。曝乾。燭之。

呼米蓬。與鄭義合。知逢古音如蓬也。蓬謂蓬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引先鄭

於義已足。而并蔓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為糶。且云。據鄭之說。糶麥之牙葉也。二鄭皆無此

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郢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糶既音豐。即可讀為豐。尚書

彼得之ハヨシヤ敵軍
カ我ガ軍中ニ於テ得ル
所アリタレバトテトノ
意、藥ハ藥ニテ探ハ治
ナリ。

畏ニ仇敵ハ我ト仇敵ダ
ルヲ恐レテ敢テ來リ攻
メザルニ至ルナリ。
持ニ慎之ハ上ノ小弱ノ
強大ニ事フルノ義ヲツ
ツシムテモ守ルナ
リ。
珪璧ハ聘ニ用フルダ
マ、碩ハ大ナリ、說ハ
遊說ナリ、雅文ハ文雅
ナリ。

彼ノ敵國ノ君モ上ノ如
クスレバ忿ラントスル
モ忿ルコト能ハズ、因
リテ我ヲ攻メ來ルコト
ナシトナリ、忿之者ハ
爲レ忿者ノ誤ナリ。
否ハ攻メ來ラザルナ
リ。

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
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
作豐從麥旁作豐乃古文假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午逆也迎也○將子匠反○聚
會也午午割也○豐當作蒙聲之誤也言若敵來攻會戰於境內則保守險固視可而動縱橫
衝突擊敗其軍擒斬其將如撥去蒙首之物也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
所敗言所得不如所亡也○俞樾曰藥當讀爲瘵說文疒部瘵治也或作瘵古書每以藥爲
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即瘵傷也楊注
曰藥猶醫也雖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
其義未得其字 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 慎讀爲順脩小事
爲仇敵爲于僞反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
持此道以順大國○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 大弱事彊之義守
注每讀慎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
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
文辯慧之君子也 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
嫺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 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僂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
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 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 音扶 若是
則忿之者不攻也 國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僞反上文云則爲名者不
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既言 爲名者否爲利者
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爲名者否爲利者

箕翼ハ箕翼ニシテ星ノ
名ナリ。

按ハ案ト同ジク語助ナ
リ。

儀ハ執義又儀型ナリ、
不レ忒ハ道ニ差ハザル
ナリ。

無レ日ハ一日ヲモ過サ
ザルタイフ。
十二粟ヲ一分トシ十二
分ヲ一銖トシ六銖ヲ一
鎰トス、國土ヲ少シバ
カリ割キテ賂ヘバ一度
已ニ割キ與ヘテ更ニ要
求セラルルナリ。

否爲忿者否 否不攻也。 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 盤石盤薄大
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
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國虛文昭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
多天官書亦有旗星圖謝朓曰盤石即磐石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
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 或曰按然後也圖按語助 故仁人
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 治直吏反喪息浪反 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曹風鳴 鳩之篇 ○
持國之難易 論守國難易之法也國虛文昭曰舊本 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
誓則約定而畔無日 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 割國之錙銖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 十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 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韓詩外傳作
割國之疆垂以賂之國虛文昭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爲
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
寫脫誤八兩爲鎰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鎰用鄭氏儒行注
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鎰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鎰者其數或多或少淮

其八暴國ナリ。

國舉ハ國ヲ舉ゲテ盡ク暴國ニ與フルナリ。

嬰ハ繫クルナリ、蓬蒙ハ正視セザル貌、要ハ腰、詭ハ屈、觸ハヒカガミ、撓ハ曲、君ハ若ノ誤、由ハ猶ナリ。

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銖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銖。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銖之璣。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銖。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銖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銖。二銖則錙。又以十二銖為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為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為錙。失之。應劭漢書注。十黍為銖。十銖為錙。仍案本注。黍當作粟。○錙側其反。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國王念孫曰。韓詩外傳。煩作順。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國先謙案。注單盡也。三字當在上文。則貨寶單而交不結下。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國辟音警。處昌呂反。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觸。君虛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當為慮。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觸。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虛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虛屋之妾。猶言箕箒等。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之也。國虛文昭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龍蒙目視語。君虛句疑有訛字。洪願煊曰。逢蒙視言。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龍蒙目。目即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雷視。今本譌作雷魚視。風逢聲相近。雷聲相近。淮南謂之龍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虛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觸。若虛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盧。因呼為盧兒。先

人民ヲ統一シテ暴國ニ當ルコト能ハズシテ、タダニヘツラヒオガミテ畏レ事ヘントスレバ、國ヲ維持シ、身ヲ保安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巧繁ハ巧敏ト同ジ、便依ノ意ナリ、不道ハ不由ナリ、カカル道ニヨラザルナリ。

致願ハ深ク願ツテ來リツクナリ。暴國ハサラシアブルナリ、名聲強國ニ赫赫タルヲイフ。捶答モ亦ムチウツナシテ使ヒチスルナリ。

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詘要撓觸。楊說是。君虛屋妾。劉說是。國淮南子有龍蒙目視。高誘注曰。龍蒙猶眇也。眇目視也。此所謂逢蒙視。蓋一類已。謝塘說亦同。君虛屋妾。猶謂欲為君虛屋妾。謝塘曰。君虛句疑有訛字。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人。直將字。○為子偽反。撓乃致反。故非有一人之道也。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國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驚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撓觸。若虛屋妾。即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國王念孫曰。呂本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上下皆有禮。國朝有遙反。百事齊於官。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至亦於義為長。國韓詩外傳。致願作願。至是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也。威強足以捶答之。拱揖指揮。國先謙案。宋台州本作廳。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鳥

獲與焦僥搏也。鳥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圖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終

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圖用器用也。下文云。國者天下之大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執之最利者也。圖呂氏春秋曰。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勢利。不可不察於此。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圖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圖盧文昭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圖。舊本及上有有也二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下文綦之而亡是也。○索色白反。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閔王為淖齒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與此不同也。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圖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圖物茂卿曰。必將道也。猶言必其道乎。將語辭。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此篇ハ王霸兩道ノ成就スル所以ヲ並論ス、制ノ字ハ衍文。天下之利用ハ天下ニ於テ用ノ最モ利ナルモノ、天下之利執ハ天下ニ於テ勢ノ最モ利ナルモノナリ。持之ハ人主ノ國ヲ保持スルナリ。有之無之ノ之ハ皆國ヲ指ス。綦ハ窮極ナリ。

白ハ明ニスルナリ。聖國ハ國民ヲ提擧スルナリ。呼ハ唱道ナリ。害之ハ他ノ事件ヲ以テ此ノ禮義ノ事ヲ妨害スルナリ。撲然ハ落然或ハ落落ト同シク石ノ固キ貌、心國ハ身國ノ誤ナリ。

之人二字行文ナリ。布陳ハ列スルナリ。主ノ字ハ集解王氏ノ說ニ從ヒテ衍トス、極然ハ亟然ト言フガ如ク疾キ意、首鄉ハ歸郷ナリ。

仁。 用猶爲也。○王于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 仁人之

所務白也。 白明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 挈提舉也。言挈提

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撲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撲讀

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 盧文弨曰。正文撲元刻從木

注作撲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撲從落而訓爲

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

非以落石訓撲明矣。郝懿行曰。撲本作撲。此蓋借爲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撲讀爲落石貌

也。蓋謂小石堅確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落落亦礫礫耳。 國當作身國。身國古對言。如下文身死國亡是也。國疑當作志。

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

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國舊本所 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

者則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國 主之所極然帥羣

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

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 國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

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爲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

葉ハ極コテ標準ノ意ナリ。

濟ハ以上ノ事全ク成就スルナリ。

襲然ハ終始合一シテ違ハザル貌。

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

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國首手又反。國主字衍。不然上文之所與爲

之所以爲布陳兩之上皆當加。 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當

主字。宋本無。上兩之字非也。 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國劉台拱曰。此基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

又下文國一基明。楊注基亦當爲基。案基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

信也。俱見上文。 國大峰曰。綦極也。書曰。作汝民極。綦定者所以爲表極者定也。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

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

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 國誠義乎志意。所謂誠心行義也。呂氏 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

春秋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 箸之言語。著於

言語謂所論。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

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

之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 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

部發ハ剖發ノ誤ニテ顯明ノ意ナリ。

齊ハ濟ナリ。

理ハ治理、奏ハ進ミ行ハルルナリ。已ハ許諾セザルナリ。

要ハ要約又ハ協約或ハ同盟スルナリ。約結ハ即チ要約ナリ、與ハ與國ニテ協約セル國又ハ同盟國ナリ。

國一ハ國家統一スルナリ、葉明ハ國家ノ主義又ハ國是ノ彰明スルナリ。

齟齬ハ齒ノ上下ヨリ相向ヒ合フ貌。

殆ハ危ナリ。

齊ハ濟ニ作ルベシ。

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先謙案。部是部之清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略例。大闇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部與鎬同。是也。湯本注取字可疑。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部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鎬舊本無王字也。字今據宋本。華書治要補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疑與奏同。奏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算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奏進也。又與湊同。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約。不欺也。要一堯反。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

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葉明。與國信之。葉亦當為基也。國郭嵩燾曰。葉當為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為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為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圖以下五霸。未知然否。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之故。猶能致霸也。圖非本以下。解于仲尼篇本注非。鄉方略。仁義也。圖鄉許亮反。審勞佚。待勞術也。圖審勞佚。仲尼篇本注是也。○佚與逸同。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安耗費。圖角反。圖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故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也。齟齬相逆也。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士。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圖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功役使利。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圖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圖齊當作濟。羣書治要

荀子卷七 王霸

內不ノ内ハ衍ナリ、然
ノ上啖啖ノ二字ヲ脱
ス、啖啖然ハ食ハント
欲スル貌、欲ニ人之有
ハ人ノ所有物ヲ我ノモ
ノトセント願フナリ。

析ハ離析ナリ、乖離ナ
リ。

引ハ引ニテ「ムナガヒ」
ナリ、車ノ軸ヲツナギ
テ馬ニ引カシムルナ
リ、遊説ノ客ヲ多ク他
國ニ送り出スナリ。

作 濟 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也 外

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 內不脩正其

所以有已通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 國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

而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

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行下

啖啖常欲人之有彼脫然字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

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 如是則敵國輕

之不得人心故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

而亾。其極者 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國孟嘗

君雖未至仁賢當時之聞人苟卿不可有此言案新序曰齊閔王靖郭君故用疆齊

雖至死亡終身不論疑謂此人也靖郭君田嬰始封於薛者見于戰國策

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

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鞞鞞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

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誅秦北足

以敗燕。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盧文弨曰此句楊氏無注脫

年圖詁與屈同敗必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

邁反燕於賢反下同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 及以燕

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

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圖物茂卿曰及以二字只是及字意佛經多有之此其始愛曰振動搖之也

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考閔王

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

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圖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

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

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 圖舊本主作王國者天下之

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

讀爲措圖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

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蒺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

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圖漢書賈誼傳云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呂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稽ハ考ヘアハスナリ。

増注本兩以字ナシ。

錯ハ措ナリ置ナリ。

舉ハ其ノ國ヲ滅スナ
リ、及以二字ニテ及ノ
意ナリ、槁ハ枯木ナリ。

誤。援ハ引ナリ、安ハ案ト同ジク、則又ハ而ノ意ナリ。

爾以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安靜也。固羣書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治要作國爲是。士爲之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亾。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固舊本。主作王仁上無。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而字。今據宋本。元本。韓本。改之補之。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不知。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身不能不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固安語助。下同。君道篇曰。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僻讀爲嬖。下同。便嬖注見于富國篇。○便婢綿反。下同。比毗志反。下同。綦之而

小巨分流ハ、小大各、其中ニ居ル、即チ中位ニアルナリ。

亾。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亾。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郵親疏。不郵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固先謙案。虞。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

集解本ハ也亦ノ二字ナシ。粹ハ純粹、駁ハ雜駁、無レハ一ツノ用フベキ賢人モナキナリ。

之謂也。尹氏。即綦小而亾者也。固駁伯各反。○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固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昭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

既ハ増注本ニ故ニ作ル。

將將ハ交リ集リテ盛美ナル貌、以テ禮ノ文ニタトフ。

本注逸詩ノ二字増注本ハ下二句ノ下ニアリ。爲レ之ハ禮ヲ備ムルナリ、下ノ爲レ之ハ集解本ニ無シ、存亡ハ禮ノ存亡ニテ隨ツテ國ノ存亡トナルナリ。爲レ爲レ禮也、四字増注本ハ不爲之則亡ノ下ニアリ。

由ハ増注本ニ猶ニ作ル。恬無耳目ハ視トシテ面目無キヲ云フ。

佚ハ快樂ナリ。

上ノ五綦ヲ養ハンニハ之ヲ養フノ具即チ方法ヲ要ス、方法ハ國家ノ廣大富厚治辨疆固ニアリ。

得ニ其中ハスベテノ樂ヲ治國ノ中ニ享受スルナリ。

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國郝本作既。圖錯七路反。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國郝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諷口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圖白鹿曰：威嚴之意。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圖霜雪日月皆比禮。此之謂也。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致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圖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國危，治則國安。圖樂音洛，下同。治直吏反。今

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姤，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視姤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姤然也。是姤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視面目，毛傳曰：視姤也。鄭箋曰：姤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姤無耳目，猶言姤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姤，因誤姤爲恬。楊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圖恬無耳目，安於無耳目也。○好呼報反。恬徒廉反。夫人之情。

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圖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圖夫音扶，下同。匹夫役夫如字，佚與逸同。圖心當作身，下云形體好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圖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辨爲辨。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圖有如字，乘繩證反。治直吏反。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圖盧文弨曰：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圖具具已解于王制篇。○難乃旦反。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圖治直。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要緩作忘，無者字。非知樂者也。圖治如。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圖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日。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闇君

荀子卷七 王霸

校ハ計校ニテ數フルナ
リ、本注ノ校計増注本
ハ計校ニ作ル、校ノ上
別ニ校ノ字アルベシ、
若言ハ如此之言ナリ。

貫日ハ累日、治詳ハ治
理詳備ヲ得ルナリ、一
日而曲ニ列之トハ日ヲ
積ンテ叮嚀綿密ニマ
メタルモノナリ、一日中
ニ委曲ヲ盡シテ辨別ス
ルニテ、事務ヲ執ルノ
敏ナルチイフ。

樂ハ人君ノ樂ナリ。

論ハ選定スルナリ、之
ハ百吏ナリ、宿道ハ
各自ノ行ク道ニ止リテ
岐路ニ入ラヌナリ、鄉
方ハ一定ノ方向ニ向

ツテ進ムナリ。

一ノ上功ノ字ヲ脱ス。

之主ノ之増注本ハ人ニ
作ル、上ノ名幾禹ニ配
スルノ人君ヲ指ス。

移之ハ仕事ヲ他ニウ
ツシテナサシムルナ
リ、一守ハ自己一人ニ
テ守ルナリ、
治不足ハ事少ナクシ
テ治スルニ足ラザルナ
リ。
或ハ天子トナルベク、
然ラザルヲ諸侯タルヲ
ウベキナリ。

下羣書治要有者字、以上
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

故憂患不可勝校也。

計校、圖急舊作荒、今據宋
本韓本改之。○勝音升。

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

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

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
此之言、謂以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

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圖有道。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

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圖劉台拱曰、一日

文、則日非目之譌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譌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

稱責以傅別、故書簿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

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

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謚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

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

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圖詳如關主好詳之詳、謂細目也。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為傷游玩安燕之樂。之煩碎

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圖舊本

所上有以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玩五亂反、樂音洛、下同。若夫論一相、以

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

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

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

不敢姦詐也。圖相息亮反、鄉許亮反。職不在躬、親小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圖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

之主者。圖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

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

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圖人舊作之、今據宋本及羣書治要改之。守至約而詳、事

至佚而功。事任圖守舒。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

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圖易曰、黃帝堯

下治。○下假嫁。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

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

無所移之也。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

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

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

耗ハ耗、類ハ悴ト同シ。
賦獲ハ奴婢ノ稱、執業
ハ居處事業ナリ。

縣ハ懸絶ナリ、爲之ノ
之ハ上チ承ケテ煩瑣ナ
ル事務ヲ指スナリ。

官ニ施之ハ百官ヲ建テ
テ以テ百事ヲ施設遂行
スルナリ。

總ハ集解本拠ニ作ル、
今増注本頭注引ク所ノ

宋本ニ從フ、共ハ手ヲ
拱シテ無事ナルナリ。

若ハ此ノ如クナリ、出
若入若ハ出入法ニ合ス
ルコト皆以上ノ如キチ
イフ。

頁ハ自身ニ土地ヲ負ヒ
カツギテ來ルナリ、一
人ハ中外ノ人民ヲ齊
一スルナリ、苟壹ノ壹
ハ増注本ニ一ニ作ル。

國。天子諸侯國盧文昭曰、虞王合校。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額

莫甚焉。耗額精神竭。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

奴婢也。方言云、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

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蕘。

執業權執事業也。國盧文昭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婢字、王念孫曰、勢

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

得言與天。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

子易權勢。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國先謙案、楊解

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強國篇、國縣胡涓反。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

之說也。墨子之說。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

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國禮記曰、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傳曰、農分田而

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士大夫分職而聽。直戀反、賈音古。建國諸侯之

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

而議也。國方庶方、乃謂摠百官。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共讀爲恭、或讀爲拱、

所掌之政事、而議之以裁斷也。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己而止矣。注而已

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

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

九字、蓋以意刪改。國共己音紀。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國出若入若

據下文及羣書治要、當作若出若入、謂雖有一出一入、其大要莫不平均也。○治直吏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

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非謂它

人主不知小國可。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彼其人苟壹

其土地、來而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國郝

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國郝

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

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

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國本注者。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

當作有也。上當有者字。

以順服好利之人矣。

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圖好呼報反下同。

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二者具而天下盡無有

是其外矣。

具謂俱為用也。圖一謂盡來仕也。具具備也。桃源藏曰天下盡猶言天下事畢。

故百里之地足以

竭執矣。

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勢盡於此矣。圖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

致忠信。箸仁義。足

以竭人矣。

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

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

後同者先危。

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圖周易所謂後夫凶是也。在春秋世則如曹衛鄭之於晉文公似之者乎。

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圖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羿蠆門者善服射者也。

蠆門即蠆蒙學射於羿。羿蠆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蠆音逢。圖盧文昭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蠆門音逢

迎之逢亦讀為蠆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

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蠆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蠆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蠆字之省。古讀蠆逢同音故逢

蒙之逢亦讀如逢。廣韻逢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

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

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圖今韓非子無王良字伯樂之文有伯樂教二人相與馬相與之簡

子廐觀馬之語案晉語有郵無正者韋昭曰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郵良即王良御簡子者

也。圖已止也。故主人主欲得

也。造七到反。下同。父音甫。下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

也。圖已止也。故主人主欲得

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蠆門矣。

射及遠中細微之物。圖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圖淮南子及作追似是。欲得調一天

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圖

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

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圖舊本無得字。今據宋本補之。本注故下疑脫欲字。

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禁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

用智慮至少也。圖知音智其為

愚者以為難。

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圖致

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

猶極也。下同。○易以鼓反。處昌呂反。樂音洛。夫貴為天子

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

也。圖知音智其為

物而制之。

重多也。直用反。圖盧文昭曰案正文物合天下而君之飲食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字。元刻無圖。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

賢士一焉賢士之爵位之類適宜乎得齊之天下天下盡天下之重要事之盡也。圖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增注本ニハ人ノ字無シ。

賢士一焉賢士之爵位之類適宜乎得齊之天下天下盡天下之重要事之盡也。圖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增注本ニハ人ノ字無シ。

已止マルナリ。

用レ知ハ知慮ヲ勞スルコトナリ。以爲レ寶ハ聰明君子ヲ以テ寶トスルナリ。

廣焉ハヒロクシテ差別
ヲタテザル貌。偏ハア
ル一方ニ偏シカカハル
ナリ。
輕職ハ上ノ争レ職ニ對
セルニテ、自ラ職位ヲ
惜ミ争ヒナドセメナ
リ、業ノ字王氏ノ說ニ
從ヒテ衍トス。

還ハ即ナリ。

若言ハ此ノ如キノ言ナ
リ。
衢路ハ前ニ見ユ、ワカ
レ路ナリ、過舉ハ足テ
向ケ誤ルナリ、跬歩ハ
半歩ナリ、跌ハ差ナリ、
而ハ不ノ誤ナルベシ。

棄疎賤舉
用偏頗也。人主胡不廣焉無郵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

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
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或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郵
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郵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
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
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
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輕職。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
業謂官職事業。輕謂不惜也。安語助也。○輕牽政反。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
還起。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功一天下名配舜

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
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
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
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涂岐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
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
以千里也。國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譌。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
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
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在本書覺有較義一條。文
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

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爲較。
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爲覺。
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
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爲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舉踴步即
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
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爲句。諸說皆未當。而當作不。篆文相似。故誤。或曰而下脫不字。
韻會衢字注引此注。以兩下有衢字。○衢其俱。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
反。下同。踴與跬同音。頤音經。圖疑當作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

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
者千歲而不覺也。嗚呼君人者千歲而。○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
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
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
平之使善者也。圖治直吏反。或如字。罷音皮。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
有悍民。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
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
涉下文兩而國而行。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
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
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
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圖兩者並行而國下。疑有脫文。或曰當補

罷ハ愚弱ニシテ役ニ立
タヌモノナリ。
國ハ八國ノ存在スルナ
リ、上偏ハ治法アリ賢
士アル等、下偏ハ亂法
アリ罷士アル等ナリ、
下ノ在ノ字ハ衍トス。

荀子卷七 王霸

上一ハ上偏ト同意ニシテ上ノ四件齊一ナルナリ。

存字圖以下文推之。上在字當。上一而王下一而亾。一謂令行也。圖先謙案。屬上句。即存字誤。下在字衍。上一而王下一而亾。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荀又自釋之矣。楊以一爲令行。誤。圖上一。一于治法。而無亂法也。下一反是。○王于況反。下以王同。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圖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圖法治舊作治法。今據宋本改之。而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圖盧文昭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故湯以毫。武王以鄙。部與鎬同。圖舊本甲作。用今據宋本元本改之。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次序。爲天子。圖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圖即猶則也。物茂卿曰。序當作厚。厚於有天下之勢。見上。則仲尼篇是也。又案疆國篇云。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索色白反。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亾。

序ハ厚ノ誤、天下ヲ有スルノ勢ヲ厚ク保テルモ、結局ハ匹夫トシテ身ヲ終フルコトスラカナハザルノ窮境ニ陷レルナリ。

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

若是二字衍文ナルベシ。

無理ハ無理、豪末ハ毫末、不加ハ無理ヲ加ヘザルナリ。

以レ是ノ是ハ下ノ上ニ觀ムコトナリ、隆正ハ標準ナリ。

所以ノ以ハ衍文ナリ。

總レ方、共己皆上ニ見ユ。

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圖禮記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豪與毫通。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案隆正。猶中正。說見致仕篇。圖正論篇說隆正之義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長竹丈反。圖是謂愛下親上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圖盧文昭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圖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

貫日ハ上ニ見ユ。累日ナリ。

人徒ハ前ニ見ユ。使ヒ人ナリ。等宜ハ等差適宜ナリ。挾ハ上ニ見ユ。挾洽ナリ。

使吏ハ使役スル所ノ吏ナリ。不足ハ數ハ稱スルニ足ラズト言フガ如シ。

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先謙案。以上文證之。當為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賈晉古共音恭。己音紀。止與已通。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

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

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賈邾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圖上文平作詳。使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

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周泱。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泱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泱。巾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巾。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泱。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圖盧文昭曰。度量。今從宋本。王念孫曰。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

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圖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

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誤。圖使吏。君道篇作史。是也。○量力讓反。數於所矩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

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圖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彊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恆坐此失。圖政。據上下文。當作正。朝直遙反。

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高曰。要。猶總會也。○要於遙反。下同。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圖佚與立

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圖謝本

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圖一人。謂所使要百事者。既能當

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而爲皆助語也。圖有讀爲又。而讀爲之。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尙。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

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圖召音邵。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

懸樂奢泰。游抗之。抗。樂器。カカクルナリ。抗。玩ナリ。

要ハ總括スルナリ。

隆政ハ隆正ニテ標準ナリ。當ハ此標準ガ恰モ用ヒル人ニ合スルナリ。

所使要百事者トハ國相ヲ云フナリ。

要ハ總括スルナリ。

說ハ理由説明ナリ。

懸ハ樂器ヲカクルナリ。抗ハ玩ナリ。

要守ハ要旨ナリ。知者ハ人君ヲ指ス、爲之ハ賢ニ任ズル事ナリ。

孔子ノ言ノ意ハ、智者タル人君ノ知ハ固ヨリ多シ、若シ能ク賢ニ任ジテ自ラ其智ヲ用ヒズ、少キヲ守レバ、遂ニ明察ノ功ヲ收ムベシ、愚者タル人君ガ自ラ用ヒテ賢ニ任ゼザレバ、(守多)狂妄ニ陷ルベシトナリ。

脩懸篋簞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長竹。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陶桃源藏曰。之指知者。○知音智下同。易以功易也。舊說拘下文所引孔子之語而失之。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陶舍音捨。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陶道由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陶喪息。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陶知皆音智。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事者也。事煩則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陶論語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也。○相息亮反。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

ンシテ上ニ化ス、コレ即チ治國ノ徵驗ナリトナリ。

當ハ適當ニスルナリ。治不足ハ治ムルニ足ラザルナリ、即チ事少クシテ治ムルナリ。

猶ノ上ノ過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開讀爲辟。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陶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禮。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禮。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主道治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陶化上舊有禮字。今據元本。除之。○治直吏反。○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陶書曰。陟遐必自邇。理亦治也。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陶夫是治直。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陶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陶悖步沒反。又補對反。下同。辟之

一法ハ大綱、一指ハ大方針ナリ。

飾ハ脩飾、分ハ職分、可ハ許可スルナリ。

索之ハ適任ノ人ヲ求ムルナリ、既ニ其人ヲ得バ之ヲ使フニハワケモナキ事ナリ。用ハ適當ニ用ヒテ目的ヲ達スルナリ。

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國始皇本紀曰：三十五年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也。○好呼報反。下同。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炤相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息亮反。下同。覆扶又反。下同。炤與炤同。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炤可許可也。○度待洛反。當丁浪反。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炤呂氏春秋曰：賢主勞索色白反。○用國者。國盧文弼曰：用各本作周宋本元刻竝作用。炤用舊作周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亾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王。天下去

循ハ増注本條ニ作ル。同利ハ共同ノ利益ナリ。

次ハ次序ヲ立ツルナリ。

潢然ハ水ノ洋洋タル貌ナリ。生ハ生活セシムルナリ。天下ノ天ハ行、人百姓ハ人衆ナリ、非理ハ前ニ不理ニ作ル。

之之謂亾。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禮記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鄭玄曰：謂時賦稅。○重直用反。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大水貌也。炤先謙案：潢然致寬。謂衣食也。使民則禁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炤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象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

故也詐ナリ。

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

不敬舊法而好詐故。

故事變也。國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

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為二義。失之。圖詐故。已解于王制篇。○行下孟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下同。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覆也。以不隆禮義為成俗。圖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圖二十字。一句。舊本無於字。今據宋本補之。○夫音扶。下同。朝廷直遙反。下同。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

辨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圖辨治辨之辨。圖言一一辯之。下文是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

曲辨ハ委曲辨別スルナリ。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

節忠義制職分。圖盧文昭曰。敬節。元刻

字通。說文。敬強也。爾雅。務強也。敬與敬字相似。而誤。務節。謂以節操為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

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圖重直用反。關市幾

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

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圖幾居希反。圖幾上脫將字。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圖賈音古。下同。百工將時斬伐。

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伐與。審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樁。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

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圖盧文昭曰。案。所引晏子。見襟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窳同。案。爾雅云。窳。肆也。古書窳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佻。佻。與窳。同。又云。注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不樁矣。圖縣鄙將輕。本注。徭當作遙。故舊作欲遊。上有君字。今據晏子改之。○樁音鹽。下同。

鄙ハキナカ、刀布ハ前ニ見ユ、錢ナリ、朴力ハ

繩ハ法規ナリ。幾征前ニ見ユ、質律禁止ハ約束ノ書付ナ用ヒテ、物價ヲ平均ナラシムル法ニヨリテ姦商ヲ禁止スルナリ。

時ハ適當ノ時節ニヨルナリ、佻ハユルヤカニスルナリ、巧任ハ巧能トイフガ如ク、ヨクスルコトナリ、樁ハ前ニ見ユ。